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六十六

集部

李義山文集卷八

監察御史徐樹穀箋

山東提學僉事徐炯註

祝文

祭桂州城隍神祝文

何孟春餘冬序錄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既有社不

應復有城隍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為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

年高齊慕容燕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
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徧天下或賜廟額
或頒封爵或遷就傳會各指一人為神之姓名
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
為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為
灌嬰是也陸游云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
尤謹守令謁見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
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

維大中元年歲次丁卯八月甲午朔二十七日庚申桂

州管內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使持節桂州

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鄭某

舊書與服志高祖給四品五品隨身魚飾以銀天
授初改作龜袋三品已上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

以銅神龍初内外官五品已上依舊
佩魚袋郡王嗣王特許佩金魚袋

謹遣直官攝功曹

參軍文林郎守陽朔縣令莊敬質謹以旨酒庶羞之奠

祭於城隍之神濬洫崇墉

左思魏都賦崇墉濬洫嬰堞帶洫

所以固吾

圉

左傳鄭莊公曰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

春祈秋報

詩序噫嘻

春夏祈穀於上帝也豐年秋冬報也

所以輔農功

周語無有求利於官以干農功

今露白

雷收蟲坏水涸

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仲秋之月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

日衰水始涸

念時暘而時雨

書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

將乃積而乃倉

詩迺積迺倉

敢以吉辰式陳常典神其保茲正直

左傳內史過曰神聰

明正直而

壹者也 歆彼馨香

左傳季梁曰所謂馨香無譏慝也

聿念前修勿虧

明鑒昔房豹變樂陵之井味

北史房豹字仲幹河清中遷樂陵太守郡瀕海水味

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為政化所致

任延易九真之土風

後漢循吏傳任

延字長孫南陽宛人詔徵為九真太守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趾太守化聲侔于延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

豈獨人謀抑由冥助今猶古也神實聽之

為安平公兗州祭城隍神文

年月日致祭於城隍之神四民攸居是分都邑五兵未

息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漢吾丘壽王傳古者作五兵注謂矛戟弓劍戈

爰假金湯

漢蒯通傳

金城湯池不可攻也

惟神受命上玄守職茲土擁長雲之壘

鮑貼燕城

賦崴若斷岸

提却月之營

魏志馬超攻冀城楊阜使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南史帝

遣白直隊主丁時

主張威靈

莊子孰主張是

彈壓氛祲

見為鹽州狀

某方宣朝旨來總藩條帷

一作帳

中之列

一作位

既安幕內

之籌敢失

並見前

神其守同石堡

新書地理志鄯州鄯城縣南隔澗七里有天威

軍軍故石堡城

護等玉關

見代安平公表

長令岑若岍馬無使復于隍

也

易城復于隍

為懷州李使君祭城隍神文

年月日致祭於城隍之神某謬蒙朝獎叨領藩條熊軾

初臨虎符適至

並見表

敢資靈於水土冀同固於金湯况

彼潞人實逆天理因承平之地以作巢窠毆庸

一作康

樂

之民

周禮小行人職曰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

以為螽賊

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帥我

螽賊以來蕩搖我邊疆

一至於此其能久乎惟神廣扇威靈劃開

聲勢俾犯境者望飛鳥而自遁

左傳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此

滔天者

書象恭滔天

聽唳鶴以虛聲

晉載記苻堅淝水之敗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

以為晉兵

崇墉載嚴巨塹無壅今來古往

尸子往古來今曰宙

永無川

竭之因

周語伯陽甫曰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

萬歲千秋

阮籍詩千秋萬歲後

莫有

土崩之勢

史記秦始皇紀土崩瓦解

神其聽之無易我言

為舍人絳郡公鄭州禱雨文

年月日鄭州刺史李某謹請茅山道士馮角禱請於水

府真官

木華海賦水府之內極深之庭晉樂府神靈亦道同真官今來下

伏以旱魃為

虐

詩旱魃為虐如快如焚

應龍不興

山海經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

困杲日於詩

人

詩杲杲日出

苦密雲於易象

易密雲不雨

生物斯瘁民食攸艱

書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某叨此分憂俯慙無政爰求真侶虔禱陰

靈減哺表勤

魏武帝樂府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褰帷引咎

見為榮陽公表

伏乞

下通榮播

水經注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於濟隧京相璠曰鄭地言濟水榮澤中北流至

垣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榮播河濟往復逕通矣

上達天潢

史記天官書西宮咸

池曰天潢

合為膏澤之原用息蘊隆之患

詩蘊隆蟲蟲

其於效

信敢或逡巡

漢司馬相如傳逡巡避席

暴露託詞

後漢獨行傳諒輔廣漢新都人仕郡

為五官掾時夏大旱輔乃自暴庭中須臾澍雨世稱其至誠

焦勞結慮

見上表

泉間候

氣

見上文

樹杪占風

晉管輅傳輅曰今夕當大雨樹上已有少女微風若少女反風其應至矣

惟望玉女之披衣

王采安成記萍鄉西城津有玉女岡天當雨輒先漏五色氣於石間俗呼

為玉女披衣

敢駭商羊之鼓舞

家語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殿前舒翅而跳孔子曰此鳥名

曰商羊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果大霖雨

竊希玄感

晉呂光傳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

聽察丹誠

隋書觀德王雄謨表云特鑒丹誠

賽舜廟文

太平寰宇記桂州臨桂縣虞山下有皇潭言舜南巡遊此因名今訛曰黃潭亦

曰舜潭舜廟在馬桂林舊志虞山在臨桂縣東北五里一名舜山左臨灘水後臨黃潭其下有

洞宋張栻名之曰韶音洞南有平原舜祠在馬明一統志舜山層巖臨江有舜祠唐韓雲卿為

記刻于岷石宋張栻重修

年月日昭賽虞舜之祠伏以帝狩南荒

一作方禮記舜崩於蒼梧之野

蓋三妃未之從也注南巡而崩史記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神留下土

詩禹敷下土方

翠華不返

司馬相如上林賦建翠華之旗

積怨望於

他年大麓不迷

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烜威靈於終古

屈原九歌長無

絕今終古

比憂嘉種

詩誕降嘉種

少冒愆陽

左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

抗簡陳

詞

離騷跪敷衽以陳辭兮

潔樽引咎

左傳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

果蒙憑離

掣電跨吳揚風

易離為電吳為風

布沾渥於九臯

詩既優既渥既沾既足又

鶴鳴于九臯

起焦枯於一瞬

淮南子十日並出草木焦枯

敢布瑤席

屈原九歌

瑤席兮玉璫

輒事蘭羞

九歌蕙肴蒸兮蘭藉

帝其罷奏南琴

見為榮陽公表停

吹西瑄

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瑄故謂之西瑄詳見前

使東皇太乙

九歌東皇太乙注太

乙神名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兼預於靈遊

漢郊祀歌九重開靈之府

俾山鬼

江婁

九歌山鬼注家語木石之怪夔罔兩豈謂此耶吳都賦江妃于是往來婁即妃字

無藏於

沴氣

後漢五行志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沴

庶將善政以奉明輝

賽越王神文

漢兩粵傳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嚮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嚮

死佗即聚兵自守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

年月日賽於越王之神惟靈輝

一作耀

焯殊姿抑揚奇表

見端午啟

秦魚既爛

公羊傳梁亡自亡也魚爛而亡史記秦本紀魚爛不可復全

則聊帝

南荒

漢兩粵傳高后時南粵王趙佗自尊號為南武帝按尉佗稱帝在高后時此以為秦漢之際小誤

漢鹿有歸

漢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則稱臣北闕

漢高帝紀七年蕭何治未

央宮立東闕北闕十一年立南海尉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授它稽首稱臣

覽英雄之載

籍

史記伯夷傳夫學者載籍極博

信王霸之朋遊言念遺祠猶存屬一

作

鹿

邑尚興甘雨以救公田

詩以祈甘雨又雨我公田

敢陳沼澗之毛

左傳澗谿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

用報京坻之積

詩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神其永

司茲土長庇吾人福佑柔良

揚雄長楊賦受神人之福祐

驅除疫

一作

疾

癘

史記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馬融廣成頌名方相驅癘疫吳朱桓傳往遇疫癘穀食荒貴今

來古往

潘岳西征賦古往今來邈矣悠哉

常教威著越城

元和郡縣志故越城在桂

州全義縣西南五十里漢高后時遣周竈擊南越趙佗踞險為城竈不能踰嶺即此按全義今為興安縣在桂

林府東北一百五十里

萬歲千秋勿使魂歸真定

漢兩粵傳南粵王趙陀真定人

也文帝元年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

神乎不昧來鑒斯言

為中丞滎陽公桂州賽城隍神文

惟大中元年歲次丁卯六月甲午朔十四日丁未都防

禦觀察處置等使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鄭某謹遣登

仕郎守功曹參軍陸佚

一作秩

以庶羞之奠祭於城隍之

神夫大邑聚人通都設屏將英

集作比按此字當衍

雄走集

左傳險其

走集注走集邊竟之壘辟辟音壁

必假高深不惟倚仗風雲兼用翕張

神鬼某初蒙朝獎來佩藩符既禦寇於西原

易不利為寇利禦寇

亦觀風於南國

禮記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始維畫鷁將下伏熊

並見前

屬楚雨蔽空湘雲塞望晦我中軍之鼓

左傳殖綽郭最皆衿甲面縛坐

于中軍之鼓下齊語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有中軍之鼓

濕予下瀨之師

漢武帝紀元鼎

五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

遂以誠

祈果蒙神應速如激矢

見為張周封啟

勢等却河

見為榮陽公表

及茲

報薦之期敢怠馨香之禮神其干霄作峻

蜀都賦干霄而秀出

習坎為防

易習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合烽櫓以保民

漢賈誼傳注文穎曰邊方

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臯桔臯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陸機洛陽記洛陽城周公所制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劉熙釋名櫓露也露上無覆屋也渠川塗而流惡

周禮大川之上必有塗焉左傳韓獻子曰有汾澮以流其惡

使言言堅壘

一作壁詩崇墉言言

倅地道以無疆

易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活活深溝

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如

井德之不改

易改邑不改井

勿違丘禱

見論語

以作神羞

書無作神羞

尚享

賽靈川縣城隍神文

新書地理志桂州靈川縣龍朔二年析始安置在今桂林

府北五十里

年月日賽於靈川縣城隍之神高壘深溝

左傳史駢曰秦不能久請

深壘固軍以待之

用資固護

燕城賦觀基局之固護

興雲滂雨

張衡南部賦朝雲不

興而潢潦獨臻魏都賦蓄為屯雲滂為行雨

諒俟威靈惟神能感至誠將成

大稔

左傳不可以五稔注稔熟也

逐清泠之耕父不使揚光

東京賦因耕父

于清泠南都賦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淵注有神耕父處豐山常遊清泠之淵見山海經

迴沮澤之

蟠龍皆令灑潤

蜀都賦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

式陳微報願鑒惟

馨

賽荔浦縣城隍神文

新書地理志桂州有荔浦縣在今平樂府西七十五里

年月日賽於荔浦縣城隍之神嗟我疲民每虞艱食寒

耕熟耨始望於秋成

爾雅秋為收成

鑠石流金

淮南子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

益其烈

幾傷於歲事

禮記王制曰休老勞農成歲事

遠資靈顧式布層陰

江淹詩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

無煩管輅之占不待樂巴之嘆

神仙傳樂

巴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詔即驛問果

言如巴

竊陳薄奠用答豐年神其據有高深主張生植同

功田祖

詩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比義

一作議非

雨師

廣雅雨師屏翳

無假怒於

潛龍

易潛龍勿用

勿縱威於虐魃守茲縣邑富我京坻

賽永福縣城隍神文

新書地理志桂州永福縣武德四年析始安置在今桂林

府永寧州東

南八十里

年月日賽於永福縣城隍之神夫考室立家

詩序斯于宣王考室

也左傳師服曰天

先立戶竈

禮記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

子建國諸侯立家

行曰泰厲曰戶曰竈又庶士

聚人開邑首起城池

易何

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人曰固
財
有明靈降而鑒治惟神克揚嘉霑廣育黎民聊

為

一作薦

茨梁

詩曾孫之稼如茨如梁

少申肴醞神其節宣四氣扶

佑三時勿使畢星但稱於好雨

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注好風者箕星好雨者

畢星無令田祖獨擅於有神永歆蘋藻之誠長挾金湯之

勢

賽城隍神文

年月日賽於城隍之神惟神據雉堞以為雄蕪溝池而

作潤果成飄注以救暎焚敢恡斯牲

詩靡愛斯牲

用報嘉種

神其永通靈感長懋玄功

晉劉弘等傳論曰輔相玄功

導楚子之餘

波

左傳晉公子對楚子曰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

霑晉國之膏雨

左傳季武子曰小國

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

苟能不昧報亦隨之

賽北源神文

北源者湘灘二水之源也漢地理志零陵縣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酃入

江水經注湘水出始安陽海山湘灘同源分為二水南為灘水北則湘川元和邵縣志湘水出全義縣東南八十里陽朔山下按陽朔即陽海也在今興安縣東南九十里全義直桂之北故號為北源

年月日賽於北源之神惟神雖臨南服實號北源湘浦

降神近驚於騷客

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

澎池浸稻遠協於詩

人詩漉池北流

果能索齋風頭

老子天地之間其猶索齋乎

索絢雨

脚

詩宵爾索絢

不資畎澮

書禹曰濬畎澮巨川

將致倉箱

見為汝南公表

聊申

信於澗毛庶通靈於水府神其抑揚蘭佩麾掉桂旗拍

川后之肩

郭璞遊仙詩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曹植洛神賦川后靜波注川后河伯也

攬波

神之袂

神當作臣莊子予東海之波臣也

共來於此饗報留思

賽曾山蘇山神文

廣西通志蘇山在平樂府賀縣北高數百丈宋皇祐間知縣狄

遵誨討寇於縣北十里山下夢蘇武神因禱焉師捷請于朝即建廟祀武因名前有一石壁水從上滴下過旱則禱雨於此又縣西十里有甌山舊通志瑞雲山在賀縣西十里高千餘丈舊

名幽山唐李刺史郇更名曰丹甌宋守鄧壁以此山多雲氣改今名上有泉注於池名曰仙池今按唐時已有蘇山則必非因皇祐建廟而得名曾山疑即甌山以甌為曾蓋傳寫之誤甌山有仙池蘇山有石壁水皆禱雨之所故文引湫泉仙室以為喻

年月日賽於曾山蘇山之神惟神守在出雲

禮記天降時雨山川

出雲職惟通氣

易山澤通氣

果從望歲

左傳國人望君如望歲焉

載潤嘉生

漢郊祀志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

將申昭報之儀敢闕馨香之獻神

其遐瞻惟岳廣納遊塵免揚少女之風勤咏曾孫之稼

無令渥澤盡歸涇水之湫泉

漢郊祀志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

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澈可愛不容穢濁或誼汚輒興雲雨土俗亢旱每于此求之太平廣記靈應傳云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陽有美女湫廣袤數里其水湛然碧莫有測其深淺者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被禱皆得啓請勿使威靈不下誤及歷山

之仙室

未詳王融序紀言事于仙室按水經注灤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若輪俗謂之娥英

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書舜耕歷山亦云在此或曰山室二字誤御覽引列仙傳云歷陽有彭祖仙窟請雨輒得我辭有激神倘聽焉

賽白石神文

靈川縣志白石湫在縣南三十五里李商隱詩龍移白石湫即此亦曰白

石潭白石滌離江自白石而下深潭廣浸與湘江埒潭上有白石鎮明一統志白石湫在府城

北七
里

年月日賽於白石之神惟神載烜明靈克標懿號軒珠

耀彩

莊子黃帝遊于赤水之北登於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于赤水

尚非瑤

疑作璠

水之源荆璞流輝

並見啓

即是玉山之路

山海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注

山多玉石

昨者俯憂旱歲俾禱遺祠果能愛我大田貺余膏

澤不俟于公之折獄

漢書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後姑自經死姑女

告吏孝婦自誣服于公以為此婦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償在

是乎太守因表其墓天立大雨無煩洛令之曝身

水經注長

沙耆舊傳云祝良字右卿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誡引罪自晨至午戴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為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敢命子男爰

脩蘋藻神其仰濟

一作流

天澤俯佑歲功無萌可轉之心

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以負惟馨之禮

周書泰稷非馨明德惟馨

尚饗

賽龍蟠山神文

明一統志龍蟠山在興安縣東十五里山下有石洞洞門數重遊者

秉燭而入水中有魚四足而有角人不敢傷恐致風雨

年月日賽於龍蟠山之神惟神降治山川流

一作濟非

恩縣

道龍蟠鳳蓋克懋於靈司蟻穴鶴巢

詩鶴鳴于垤蟻穴見代僕射表

式

揚於利澤至誠有達昭報無虧神其

一作威

叱咤飛廉

漢書

韓信曰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呂氏春秋風師曰飛廉

鞭驅屏翳

三齊畧記始皇作石橋欲過海

看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石尚

一作向

令吾土屢有豐

年

詩綏萬邦屢豐年

不無行潦之羞以謝油雲之會

左傳潢汙行潦之水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封禪文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

賽陽朔縣名山文

元和郡縣志陽朔縣北至桂州一百四十里開皇十年置取陽

朔山為名山今在縣北門外本名陽海山亦名零陵山相近有龍頭山白鶴山西人山威南山

畫山蓋皆陽

朔之支峯也

年月日賽於陽朔縣名山之神惟神受命上玄奠茲南

服雲臺日觀

華山記嶽東北有雲臺峯其山兩峯崢嶸四面懸絕上冠景雲下通地脈巍然獨秀

有若雲臺下有穴昔有人入此穴出東方山行云經黃河底上聞流水聲日觀注見前

遠讓於高

標

蜀都賦陽鳥迴翼乎高標

蓬島崑丘

史記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諸仙人及不死藥在焉水

經注三成爲崑崙丘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閼風上曰增城一名天庭是謂大帝之居

遐通於爽氣

世說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王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峻若藏刀之嶺崇如倚劔之門

水經注涑水又南逕藏刀山下層巖壁立直長

干霄遠望崖側有若積刀鏐鏐相比咸悉西首劔門見前啓

是宜銓管陰司拘囚異

物為神仙之下府開龍虎之殊

一作神

庭

漢郊祀志望祀蓬萊之屬幾至

殊庭焉師古曰蓬萊中仙人庭也

屬歲不寧旱既太甚驅誠疊嶂託意

通波

洛神賦託微波而通辭

果聞雷出地中

易雷出地奮豫

電流

一作濟非

巖

下既茲霑足

並見啓

敢薦香

集作馨

芬願終如響之靈

易其受命

也如響

無怠

一作大

孔明之鑒

詩祀事孔明

尚饗

賽海陽神文

海陽即陽海太平寰宇記陽海山在郡北一百七十里屬興安縣其山自

零陵縣西南迤邐岡巒連亘不絕明一統志海陽山在興安縣南九十里舊名陽海山湘灘二

水所自出山下有巖幽深行數百丈至水泉處濶不盈尺其深叵測

年月日賽於海陽之神頃傷多稼將困驕陽未聞

一作逢

玉女之披衣

見上文

空見土龍之矯首

魏應璩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土龍矯

首於玄寺注淮南子土龍以祈雨

式祈嘉霏果降明輝神其享彼蘭羞

挹茲桂酒

屈原九歌奠桂酒兮椒漿

輔成於多黍多稌

詩豐年多黍多稌

助

施

一作調

於好風好雨

見上文

庶厲業官以酬玄澤

賽堯山廟文

輿地紀勝引寰宇記堯山在靜江府城東北四十里圖經云堯山在水東

明一統志按史傳堯封履不到蒼梧以西與舜山相對人慕堯舜之風因名堯祠宋張栻重脩有記刻於石又龍池在堯山鄉民禱雨屢應歲久湮塞宋經略張維重浚以石甃之

年月日賽於堯山之廟伏以帝巡遐徼天作高山

詩天作高

山太王荒之

既比敬於軒臺

見為尚書狀

亦分功於農井

見祭呂商州文

是留遺廟以慰斯民昨者時雨忽愆秋陽稍亢永言嘉

霑實自玄恩大驅蟠澤之龍

見上文

盡發潛泉之蛭

一作介非

淮南子黑蜥黑蛇也潛於神泉能致雲雨

倉箱興詠將慶於農夫

詩農夫之慶

灌

浸呈功不愆於豎

集作壯

子

史記龐涓曰遂成豎子之名

敢茲昭報奠

降明靈

賽古欖神文

古欖蓋橄欖樹之最大者王存九域志靜江府理定縣有橄欖山嶺表錄

異云橄欖樹身聳拔皆高數丈其子深秋方熟
有野生者子繁樹峻不可梯緣但刻其根下方
寸許納鹽於其中一夕子皆自落按趙璘因話
錄南人長林中大樹謂之有神豈以古欖歷年
既久神所憑
依故賽之邪

年月日賽於古欖之神惟神爰因碩果

易碩果不食

遂啓靈

祠瓜美邵平且傳舊志

漢蕭何傳邵平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

世謂東陵瓜自邵平始也

李標朱仲亦茂前經

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善曰王逸荔

枝賦云房陵縹李傳玄李賦乃有河沂黃建房陵縹青一樹三色異味殊名任昉述異記房陵定山有朱仲李

園三十六所李尤果賦三十六園朱李是也

昨者瘴暑為災油雲不起式存

心禱慮作神羞神能感氣蜚泉傳祥鶴垵使宋生抒賦

始悅於雄風高氏讀書忽驚於暴雨

並見前

化太甚旱為

大有年

春秋宣公十有六年冬大有年

將見助於歡康敢忘懷於昭賽

賽蘭麻神文

廣西舊通志蘭麻山在桂林府永福縣西南四十里唐桂帥遇旱禱此其

流為下漏水又有木皮江遶山入大江

年月日賽於蘭麻之神頃者杲日揚威融風扇暴

呂氏春秋

東北曰融風

禾乃盡偃

書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

人何以堪

晉桓溫傳樹猶如此人何

以堪神能倏忽應時

屈原九歌儵而來兮忽而逝

逡巡布潤

見上文

雲旗

直集

九歌乘迴風
今載雲旗

不資秦地之決渠

漢溝洫志趙中大
夫白公秦穿渠引

涇水注渭溉田名曰白渠民歌曰田於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畝為雲決渠為雨

雨陣

斜飛更甚成都之救火

見上文

永懷靈祐敢薦嘉肴神其

與蕙同芳

宋玉九辨以為君獨服此
蕙兮羌無以異於眾芳

為蓬扶直

荀子蓬
生麻中

不扶
自直勿一作
苟

虛嘉號以累豐年

祭全義縣伏波神文

新書地理志桂州全義縣本
臨源武德四年析始安置大

歷三年更名後漢馬援傳援字文淵扶風茂陵
人建武十七年璽書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
二十四年遣援征五溪蠻明年三月進營壺頭
援中病而卒桂林府志伏波山在城中府治東

北明一統志伏波山又名伏波巖突起千尺與獨秀山相望下有伏波廟祀漢馬援宋封忠顯佑順靈濟王按壺頭山在今湖廣辰州府沅陵縣東去全義尚千里伏波所不到俗慕賢者之名故取以名其山因立廟以祀之云

年月日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鄭某謹遣全義縣令

韋必復以酒牢之奠昭賽於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公

越城舊疆漢將遺廟一派湘水萬重楚山比潁川袁氏

之臺悲同異日

水經注汝水枝津世謂之大潁水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又東逕公路臺臺臨

水方百步袁術所築也又東歷汝陰縣故城西北東入潁水

方汝水周公之渡感極

當時

水經注汝水自成安縣故城北又東為周公渡藉承休之徽號而有周公之嘉稱也漢恩澤侯表武

帝元鼎四年封姬嘉為周子南君再傳以罪棄市其弟延年紹封初元五年更封為周承休侯嗚呼昔

也投隙建功

後漢公孫述傳論曰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

因時立志

馬援傳援嘗謂

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隗將軍坐談西伯棄去無歸

後漢

傳季父崔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謀起兵應漢咸謂蹯素有名遂共推為上將軍論曰若蹯命會符運敵非天

力雖坐談西伯豈多嘆乎馬援傳蹯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入洛陽梁伯孫自降王

姬雖來不起

馬援傳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大人奈何

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以若畫之睂宇

馬援傳援為人美鬚髮睂

目如開聚米之山川

馬援傳帝自西征蹕至漆援因說蹕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

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扶風里中詎守錢而為虜

馬援傳轉游隴漢間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

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按援扶風茂陵人德陽殿下寧相馬以推工馬援

傳援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按

藝文類聚引東觀漢記云詔置馬德陽殿下義山本此不可謂誤悵望關西趨馳隴右

馬援傳來歛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

隴右事嫂冠戴馬援傳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誠姪書成馬援傳兄子嚴

通輕俠客援在龍伯高之故人出言有所
馬援傳誠兄

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
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
公孫述之刺客相

待何輕馬援傳詔使援奉書洛陽引見於宣德殿援曰
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

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
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
知
馬援傳援謂官

泊西里間仰視飛
鵞鵞泊鵞啓行馬援傳武陵將軍劉尚擊
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

援因復銅留鑄柱
廣州記馬援討平交趾於焉
南立銅柱以表漢之極界
革誓裏

尸男兒已立邊功壯士猶羞病死
馬援傳援謂孟冀曰
男兒要當死於邊野

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
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
灕湘之許祠宇

依然

水經注澧水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澧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即越城嶠也柳開湘

澧二水說二水本一水也自海陽山西北流至縣東五里分水嶺上始分為南北二水蓋昔人以二水相離故

命之曰相曰離後人又加水云

豈獨文宣之陵不生刺草

水經注魯縣泗水南有夫

子冢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諸異樹不生棘木刺草

更若武侯之壠仍有

深松

蜀諸葛亮傳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景耀六年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

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水經注沔陽故城南臨漢水對定軍山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於其山因即地勢不起墳壟唯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

向我來思停車展敬一

樽有奠

一作典誤

五馬忘歸及申望歲之祈又辱有秋之澤

書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雲興柱礎

淮南子山雲蒸柱礎潤

電繞牆藩

見為李貽

孫啓何煩玉女之投壺方聞天笑

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杓而脫誤不接者

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令電是也

不待樵人之取箭已見風迴

孔靈符會稽記射的

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常採薪得一箭頃有神人至問何所欲曰常苦若耶溪載薪為

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

敢忘黍稷之馨用報京坻之賜屬以時

非行縣不獲躬詣靈壇

應璩書躬自暴露拜起靈壇

詞託煙波意傳

天壤既謝三時之澤兼論千載之交勿負至誠以孤玄

契

檄

為濮陽公檄劉稹文

集作書是

足下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辭

易中心疑者其

辭枝夫豈告者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

禍莫若輕一去不迴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孰

事誰與為謀延首北風

阮籍正欲賦佇延首以極視

心焉如灼是以

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款至
於再三者誠以其與先太師相國俱沐天光並為藩后

陸機詩發
跡翼藩后

昔云與國今則親鄰而大年不登

見代安平公表

同

盟未至

見為尚書狀

飯貝纔畢襚衣莫陳

並見表

乃睠後生遽

乖先訓遷延朝命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因遷延而辭避

迷失臣職不思先

穀之忠

左傳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按先穀違命喪師不可謂忠疑

當作先軫左傳僖三十三年狄伐晉及箕先軫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將覆藥書

之族

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此僕隸之所共惜

一作

惋

兒女之所同悲況某擁節臨戎援

一作拔非

旗誓衆

後漢隄

傳論曰 援旗紜族

封疆甚邇音旨猶存忍欲賣之以為已功間

之以開戎役將祛未寤欲罷不能願思苦口之言

漢張良傳

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以定束身之計

晉王坦之傳坦之以為悵束身自歸

而法外加罪

昔先太尉相公常蹈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

全家受封居韓之西為國之屏棄代之際人情帖然

北史

尉元傳東南清晏遠近帖然○箋舊書劉惔傳憲宗下誅李師道師道遣惔拒戰惔召諸將謀曰天子所誅者

司空一人而已惔與公等皆為所驅迫何如轉危亡為富貴于是擒師道以獻擢拜惔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

郡王卒贈太尉

太師相公

一作國

以早副軍牙久從征旆事君之

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

一作前

獎其象賢

見為懷州表

仍

以舊服

箋悟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續戎事敬宗寶歷二年充昭義節度等使

納職貢賦

五十餘年於我唐為忠臣於劉氏為孝子人之不幸天

亦難忱

書天難謹命靡常

纔加壯室之年

禮記三十曰壯有室

奄有壞梁

之歎

禮記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蓋寢疾七日而歿○箋從諫進位檢校司徒

會昌元年卒大將郭誼等匿喪用其姪稹權領軍務

主上深固義烈是降優恩蓋

將顯足下之門為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自立之帥上

黨為辜恩

一作姑息

之軍

李陵答蘇武書陵雖辜恩漢亦負德

俾之還朝以聽

復

一作故

命其義甚著其恩莫階昨者秘不發喪已踰一

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秘喪則於孝子未聞拒詔則於

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孝於家望此用人由茲保族是

亦坐薪言泰

漢賈誼傳疏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

巢幕云

安

見上尚書啓

智士之所寒心

史記刺客傳鞠武曰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

索隱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

謀夫之所齟舌

漢田蚡傳韓安

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

國謂蚡曰魏其必媿杜門齟舌自殺注師古曰齟

齟也音仕客反按齟說文本作齟重文省作齟

矧於

僕者得不動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

子魏氏襲侯

舊書田承嗣傳王武俊稱趙王又新書藩鎮傳論曰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

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魏博傳五世
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欲以

逡巡希恩顧望謀立耳夫事殊者趣異勢別者跡睽胡
度其始而議其終奪其華而尋其實願為足下一一而
陳之趙魏二侯於其先也親則父子於其人也職則副
戎賞罰得以相參恩威得以相抗故朝廷推而與之今
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相近職非副戎賞罰未嘗相參
恩威未嘗相抗秘喪則於義爽拒詔則於事乖比趙魏
二侯信事殊而勢別矣此施之於太師趙魏則為繼代

象賢之美施之於足下足下則為自立擅命之尤得失

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

重義輕財吳國之錢徃徃而有

漢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

命者盜鑄錢梁園之客比比而來

漢梁孝王傳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

十里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遊士莫不至

將倚以為牆藩託以為羽翼使之

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山高則羝

當作祈羊

自至泉深則沈玉自來

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已

立然後人歸身正然後士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

為鬪德薄則賢者不為謀故吳淠有姦而鄒陽去

漢鄒陽傳

云陽與嚴忌枚乘俱事吳吳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其言于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從孝王游

燕惠無德而樂生奔

戰國策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

趙封以為望諸君

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

漢劉向傳昔晉有六卿世執朝柄終

後六卿

衛多君子

左傳吳公子札適衛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孰救渡河之

哉

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此之前車得不深鏡

晏子春秋諺曰

代憲四祖文明繼興當時燕趙中山淮

陽齊魯

箋新書藩鎮傳論曰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潁軒鄢欲相效者往往

而連結者幾姓

南史魯悉達傳王琳連結于齊

旅拒者幾侯

後漢馬援傳援曰點

羌欲

拒咸逆天用人背惠忘德據指掌之地

後漢岑彭傳辛臣諫田戎

曰洛陽地如掌耳

謂可逃刑

左傳有罪不逃刑

倚親戚之私

左傳親戚為戮謂

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分閭者不能為謀明者

固以先去悔而莫及末如之何先太尉與李洧尚書

箋舊

書李納傳納從叔父洧以徐州歸順納以彭城險阨又怒洧背宗乃悉兵圍之旋加洧檢校戶部尚書納卒子

師古師道遜相裴職詳上文

齊之密戚

齊謂李師道

楊太保與蘇肇給事

箋舊書吳元濟傳元濟少陽長子也先是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及其將侯惟清常同為少陽畫朝覲計及元

濟自領軍素不便兆繼殺之朝廷贈蘇兆以右僕射楊
元卿先奏事在京師得盡言經畧淮西事於宰相李吉
甫楊元卿傳元卿每與少陽言詢以大義乃為凶黨所
構賴節度判官蘇肇保持故免元卿潛奉朝廷元濟繼
立元卿即日離蔡元卿妻陳氏并四男並為元濟
所殺同巧一射塚蘇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遇害蔡之

懿親

蔡謂吳元濟

並據要地方州領精甲銳卒及其王師戾

集作
溢非

止我武維揚則割地驅人以降送款輸忠以入非

不顧密戚非不念懿親非不思恩非不懷惠直以逆順
是逼死生實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況足
下大未侔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固

恐夙沙之國縛主之卒重生

見為李彭寵之家不義之

貽孫啓

侯更出

後漢彭寵傳寵發兵反建武五年春寵獨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斬寵詣闕封不義侯

又

計足下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數州之饒

見為河南表

兵

士尚強倉儲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此心自棄

何速昔李抱真相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於燕國困田

悅於魏郊連兵轉戰縣歲經時而潞人夫死不敢哭子

死不敢悲何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為勤王之師義著

而誠順故也

箋舊書李抱真傳德宗即位兼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度支營田澤潞磁邢洺觀察

使建中三年田悅以魏博反抱真與河東節度使馬燧
屢敗悅兵時悅窘蹙朱滔王武俊皆反連兵救悅抱真
外抗羣賊內輯軍士時朱滔悉幽薊軍應泚抱真以大
義說武俊合從擊滔大破滔於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
卒贈太保及盧從史釋喪就位賣降冀功將乘討伐之時欲

肆凶邪之性計未就而人神已怒事未立而兵衆已離
以萬夫之長困一卒之手驅輜北闕棄尸南荒而潞之

人猶老者捫臂

漢書注師古曰捫摸也音門

少者扼腕

史記刺客傳樊於期偏袒

搯腕而進索隱曰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搯與扼同

謂朝廷不即顯戮

深為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暱

左傳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去安就危衆黜其謀下不為用故也

箋舊書盧從史傳德宗中歲從史得

授昭義軍節度使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及詔下討賊

陰與承宗通謀且誣奏諸軍與賊通上深患之護軍吐突承瓘俟其來博幕下伏壯士縛之內車中馳以赴闕

貶驩州司馬子繼宗

等四人並貶嶺外

二帥去就非因傳聞鳩杖之人

後漢

禮儀志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端以

鮐背之叟

詩黃耆鮐

鳩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背笈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釋文台湯來反徐

又音臺爾雅云壽也鮐易來反魚名一音夷疏釋詁云

鮐背耆老壽也舍人曰老人

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

知其本末尚能言之則

太行之險固不為渤

疑作悖

者之守數州之衆固不為邪

者之徒此又其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以何名

四字一作則何

以敗名譽

隳家聲

司馬遷書李陵既生降頽其家聲

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

士何計得

一作固

人心此僕者所以對案忘食推枕不寢

為足下惜為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況太師比者

養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材中舉將軍之令然

而聽於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推赤心

後漢光武紀降者更相語曰蕭

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弘大度

漢高帝紀常有度

然而不逞者已有

乖異

集作異圖

之說橫議者屢興悖惡之歎人之多言亦可

畏也誰為來者宜其弭之今足下背季父引進之恩失

大朝文誥之令

周語祭公謀父曰有文告之辭

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

彰昭義軍之有謀為人姪則致叔父於不忠為人孫則

敗乃祖於無後亦何以對燕趙之士見齊魯之人耶又

計足下旬日之前造次為慮今茲追改懼有後艱此左

右者不明而咨詢之未盡也近者李尚書祐董常侍重

質之輩並親為賊將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

易比之匪人

效

用於戎首

禮記子思曰毋為戎首

久乃來復

易七曰來復

尚蒙殊恩

潘岳

馬汧督謀明明
天子旌以殊恩

皆受郡符咸領旗鼓

箋舊書李祐本蔡州牙將事吳元濟

自王師討淮西祐為行營將為李愬所擒竟以祐破蔡
擒元濟以功授神武將軍太和初遷檢校戶部尚書滄
州刺史滄德景節度使董重質本淮西牙將吳少誠之
子壻也元濟悉發左右及守城之卒委重質拒裴度李
愬既擒元濟重質單騎歸愬尋授鹽州刺史又遷左右
神策及諸道劍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
不能悉數厥徒實繁

書實繁有徒

豈有足下藉兩代之餘資

委數萬之舊旅俛首聽命舉宗效誠則朝廷又豈以一
日之稽遲片辭之疑異而致足下於不測沮足下於後
至故事具存可以明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

旄以歸洛師

禮記飾棺君龍帷書朝至于洛師注洛師猶言京師

秉象笏而朝魏

闕

禮記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鬚文竹士竹木象飾可也

必當勲庸繼代富

貴通身無為鄰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儻尚淹歸歟未

整來軒戎臣鼓勇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

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牙璋四馳

周禮牙璋以起軍旅

魏

臯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衛壑其東南晉趙出其西北

見為河南表

拔距投石者數逾

萬計

史記王翦傳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集解徐廣曰超一作拔索隱超距猶跳躍也漢

甘延壽傳少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

蟲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科頭戟手者動

以千羣

見為榮陽公表

兼驅扼虎之材官

漢李陵傳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

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高帝紀發巴蜀材官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

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時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

障塞光武時省仍率射鵬之都督北齊書斛律光雲表射鵬正中其頸邢子高曰射鵬手也

號落鵬都督感義則日月能駐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

舍三拗憤則砂石可吞西都賦乃拗怒而少息漢霍去病傳會日且入而大風起沙礫擊面

龍魚河圖蚩尤食沙使兵用火焚左傳衆仲對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城將水

灌

史記趙世家知伯率韓魏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

魏趣邢郡

箋新書藩

鎮傳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自歸成德軍

趙出洺州

箋藩鎮傳王釗守洺

州送款魏博軍

分二大都之間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

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

謂三鎮從命見李貽孫啓

倚山東而山東不守

箋藩鎮傳天子慮稭起山東兵命弘敬犄角塞其道

以數州

之殘殍抗百道之奇兵

謂八鎮之師見李貽孫啓

比累卵而未危

說苑

晉靈公造九重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恭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碁子置下加九雞

子其上公曰危哉

寄孤根於何所

見代彭陽公表

則老夫不佞亦有志

馬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

謂王元達何弘敬劉河

下飛狐

之口

見為舍人啓

入天井之關

見代僕射表

巨浪難防長颶易扇

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

後漢書公孫瓚與子續書

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城上

喪貝躋陵

易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

飛走之期既絕

見為李貽孫啓

投戈

一作戎非

散地

楊雄解嘲叔孫通解甲投戈遂

作君臣之儀漢英布傳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易逸散散去聲

灰

釘之望斯窮

魏略王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遂自殺徐陵書分請灰釘甘

從斧

自然麾下平生

漢李廣傳得賞賜輒分其戲下戲讀曰麾

盡忘舊愛帳

中親信

魏志許褚傳徐他等謀為逆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褚即擊殺他

等太祖益親信之

即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為明時之哂笑靜

言其漸良以驚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丹素惟鑒前代

之成敗訪厯事之賓僚思反道敗德之難

書蠹茲有苗反道敗德

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餒劉氏之魂

左傳子文曰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勿汙潞人之俗封帛增欵合毫益酸

陸機文賦或含毫而邈然

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成敗之舉慎惟圖之

不宣河陽三城節度使王茂元頓首

歲

太倉歲

漢高帝紀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太倉唐六典司農寺有太倉令掌九穀廩藏之事

唐會要太倉出納貞元五年俾司農少卿一人專領玉海李商隱有太倉歲注云太和七年十

月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

見為懷州表

彼懸車束馬

史記齊世家桓公西伐大

夏涉流沙束馬懸車

為陟高岡

詩陟彼高岡

此禍胎怨府

枚

登太行至卑耳山

諫吳王書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起自斗量

漢歷律志量者龠合升斗

左傳叔孫昭子曰吾不為怨府

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波萬頃不廢汪汪

見為柳珪啓

火

烈人畏

左傳子產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

懦弱民狎而說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不廢剛腸

嵇康絕交書剛腸疾惡

曷若寬猛處

於中央

左傳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泉穀之地

漢王陵傳陳平曰問錢穀

責治粟

勿言容易

東方朔答客難談何容易

貪夫徇財

賈誼鵬鳥賦貪夫徇財兮

內史

烈士有死無二

北史傳伏傳伏曰烈士有死無二

御黠馬銜

家語善御馬者正銜

勒 不得不利下或諛吾過人之聰是人甘言將欲相聾

左傳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史記商君傳趙良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下或誇我秋毫必睹

列子目將眇者先睹秋毫之末子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

是人甘言將欲相瞽長如

欲戰莫捨強弩

蜀志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

長如護禽

護當作獲用趙簡子使王

良與嬖奚乘事見孟子

莫忘縛虎

後漢呂布傳曹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

衆人之言

有訛有真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無信他人天

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為人惑而況乎九門崇

崇

禮記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注天子九門者路應雉庫臯國近郊遠郊闕門也

近在牆東

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命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寒暑暴

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

漢歷律志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

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之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

之行是以

終日戰慄猶懼或失

古逸詩唐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蹟

於山而蹟於垤

銜用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按之以明弩用

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

以爭心為準絜何憂乎不直不平

漢歷律志以井水準其絜孟康曰絜欲其

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清則平也

各敬爾職一廼心力

書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倉中水外人馬勿食陶母反魚以之歎息

世說陶公少時作魚梁吏

常以蚶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乃增吾憂也

豈無他粟

豈無他芻蕘苴似珠不可不虞

後漢馬援傳初援在交趾常餌蕘苴實用能輕

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軍還載之一車
後有上書諧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

倉中

後夫

左傳江革怒曰呼後夫

千逕萬塗桀黠為炭眊眊為鑪

鵬鳥賦天

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西京賦眊眊
眊眊魯靈光殿賦洪荒朴畧厥狀眊眊眊眊善曰字林眊
仰目也眊張目也眊與眊通

應事成象無有定

一作

模緣私指使

曲禮

六十日

慎勿以呼賓朋姻婭

詩瑣瑣姻婭則無撫仕

或來譙話倉

中酒醴慎勿以貫

漢高帝紀常從王姬武負貫酒師古曰貫賒也

海翁無機鷗

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

莊子海上有人好鷗鳥者旦而之海上從鷗鳥遊鷗

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來
吾從玩之曰諾明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是以聖人

從微至著

漢董仲舒傳莫不以晦至明積微至著

不遺忠恕借借貸貸此

門先塞須防蒼蠅變白作黑

詩營營青蠅止于棘箋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

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嗚呼孰慮孰圖

詩旻天疾威弗慮弗圖

昔在漢家倉

令淳于致令少女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

史記太倉

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文帝四年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其少女緹縈隨父西上書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

可渝

李義山文集卷八

謹案卷七第三頁前二行山東則為郡姓又關
中亦號郡姓刊本兩郡字並訛邵據新書柳沖
傳改

第五頁後三行久歎違離刊本歎訛欲據文苑英
華改

第六頁後三行和鳴鏘鏘刊本和訛其據左傳改
第八頁前一行福善餘慶按文苑英華慶作
基

第十四頁後三行惟人萬物之靈刊本惟人訛人
惟據書經改

第十八頁前三行并日而食刊本日訛食據儒行
改

第二十七頁前六行一作筭刊本筭訛算今改

第三十一頁前五行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原本盟
訛監介訛个據國語改

卷八第二頁前六行今露白雷收刊本雷訛電

據文苑英華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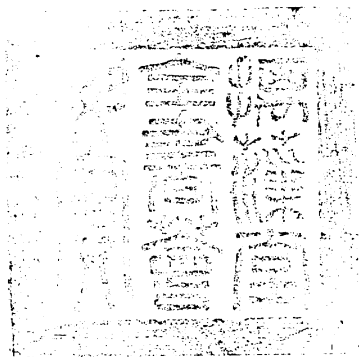
第四頁後三行上達天潢按文苑英華達作導

第十二頁後六行不俟于公之折獄按文苑英華

折作雪

第十三頁後四行以謝油雲之會按文苑英華會

作惠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朱攸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舉人臣勵世馨

謄錄舉人臣呂燕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李義山文集卷九

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六十七

集部

李義山文集卷九

監察御史徐樹穀箋

山東提學僉事徐炯註



太尉衛公會昌一品

一有制字非

集序

原注代桂府榮陽公。箋新書

李德裕傳澤潞平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凡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戴義皆超拜保傅益重惜此官裴度為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

曰吾恨無官酬公母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于趙家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

庶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

唐葉十五帝諡昭肅始以太弟

箋新書武宗紀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穆

宗第五子也文宗疾大漸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廢皇太子成美復為陳王立穎王為皇太弟即皇帝位茂對天休易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左遂臨於柩前傳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

西宮入高廟將以準則九土指麾三靈

漢陳平傳天下指麾即定矣三

靈見為成魏公表

乃顧左右曰我祖宗並建豪英

漢量錯傳今陛下講于大

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

範圍古昔

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禮必則古昔稱先生

史卜

宵夢震嗟不寧

史卜用文王事見為某先輩
啓宵夢用武丁事見下文

是用能文

惟睿掌武

當作常武見
賀相國啓

以永大業今朕奉承天命顯登

乃辟庸不知帝賚朕者其誰氏子焉

書夢帝賚子良弼
其代子言楚語白

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
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黜以思道又使以象旁求四方之

賢得傳說以來升以
為公而使朝夕規諫

左右惕兢威靈迷撓章指周訥揚

吃不能仰酬

漢書周昌傳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
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揚雄傳雄口吃

不能既三四日乃詔曰淮海伯父

儀禮覲禮曰同姓大
國則曰伯父小邦則

劇談曰叔父漢賈誼傳疏曰今自王侯三公之貴天子之所
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注師古曰

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也伯長也按德裕雖出趙郡而姓則同為李氏亦可稱伯父時為淮海軍節度使故曰淮海伯父也

汝來輔予霞披霧銷六合快望

英快

華作快是或云當作缺望然缺望者謂不滿所望而怨也與上下文義不協恐非

四月某日入

覲是月某日登庸

書疇咨若時登庸舊書開成五年九月以德裕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

淵角竒姿

論語撰考證顏回有角額似月形

山庭異表

論語摘輔像子貢山

庭斗

為九流之華蓋

西京賦注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蓋

作百度之司

南

左思吳都賦指南司方注指南車上有木人手常指南故曰司方

帝由是盡付玄機

見為河

允厭

去聲神度

詩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左右者咸不知其夢

邪卜邪金門朝罷

見前狀

玉殿宴餘獨銜

集作含

日光靜與

天語帝亦幽聞

易微顯聞幽

徵召誥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

之契

書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曰我將俾爾以大手筆

晉謝琇傳珣夢

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事

居第一功

見祭楊郎中文

麒麟閣中

霍光且圖於勲伐

見為懷州狀

玄洲苑上魏收別議於文章

北史魏收傳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

光映前修允

兼具美我意屬此爾無讓焉公拜稽首曰臣某何敢以

當之在昔太宗有臣曰師古曰文本

舊書顏籀字師古博覽羣書善屬文

高祖朝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于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岑文本字景仁博考經史善屬文貞觀元年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十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高宗有臣曰嶠曰融舊書李嶠趙州贊皇人為免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

有學業高宗時為鳳閣舍人朝廷每有上手筆皆特令嶠為之崔融齊州全節人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手敕付融玄宗有臣曰說曰瓌舊書

張說字道濟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按蘇瓌景雲中卒不及事玄宗瓌當作題舊書瓌子題少有俊才玄宗時與李乂對掌文誥上

謂頌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又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誥可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朕

要留中披覽其禮遇如此

代宗有臣曰袞

舊書常袞京兆人實應二年選為翰林學士知制誥

永泰元年遷中書舍人袞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同為舍人時稱為常楊按鄭亞改本云常楊繼美於代

宗之世謂常袞楊炎也疑此脫曰炎二字

至於憲祖則有臣禰廟曰忠公

左傳

楚子告大夫曰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舊書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父栖筠代宗朝為御史大夫名重於時吉甫少好學能屬文年二十七為太常博士該洽多聞尤精國朝故實沿革折衷時多稱之憲宗嗣位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旋召入翰林為學士轉中書舍人二年擢並吉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九年卒贈司空諡曰忠

稟太白以傳精神

舊書文藝傳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納非煙

而敷藻思

見為成魏州表

才可以淺深魏邴

潘岳西征賦懷夫蕭曹魏邴之相

道可以升降伊臯而又富僧孺之新事

南史王僧孺於書無所不觀其

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人重其富博

識庾持之奇字

見為李貽孫啓

清風濯

熱

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白雪生春

見獻侍郎啓

淮南王食時之工

漢淮

南王安傳文帝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

裴子野昧爽之獻

南史

裴子野傳梁武帝敕為書喻魏相元又其夜受旨及五鼓敕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及奏武帝深

嘉疑王粲之夙構

見為漢陽公狀

無禰衡之加點

禰衡鸚鵡賦序衡因為賦

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然後可以弘宣王略輝潤天文豈伊乏賢可

纂

一作續

舊服帝又曰舜何人也回何人也朕思丕承

書

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汝勉善繼無忝乎爾之先公復拜稽首

曰易曰中心願也詩曰何日忘之臣敢不夙夜在公以

揚弘烈會一日上明發於法

一作清

宮之中

詩明發不寐漢鼂錯傳處

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

念兆人之衆顧九州之廣永懷不待之痛

家語子路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子欲養而親不待

式重如存之敬公伏奏曰惟先后懋守丕基允資內助

魏后妃傳棧潛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

秀南頻

集作賴非

嘉禾之瑞

後漢光武紀南頓令欽生光武論曰是歲
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
開烈山神井

之祥

見祭呂
商州文

德駕河洲

詩序闕雎后妃之德也其
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淑肩

沙麓

見為懷
州狀

將顯降媯之配

書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
虞水經注蒲坂縣南有歷

山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南曰媯水北曰
汭水尚書所謂釐降二女于媯汭也孔安國曰居媯水
之內焉季長曰水所出曰汭然則汭似非水名而
今見有二水異源同歸西注於河媯音居危反

未弘

褒紀之恩

春秋桓公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漢外戚
恩澤侯表薄昭寶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

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
寢廣博矣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紀太子爵也
故先褒為侯言王
者不取於小國

渝

集作
論誤

美椒塗掩華蘭掖

顏延之元
皇后哀策

蘭殿長陰緣山破苒夙聞齊主之悲苒本作芳說文芳椒塗弛衛草也如神切玉篇

舊草不芟新草復生曰苒列子趙襄子狩于中山藉芳燔林扇赫百里樂苑南齊時朱碩仙善歌吳聲讀曲武

帝出遊鍾山幸何美人墓碩仙歌曰一憶所歡時緣山破苒荏山神感懷意磐石銳鋒動帝神色不悅曰小人

不遜弄我時朱子尚亦善歌復為一曲曰曖曖日欲暝歡騎立踟躕太陽猶尚可且願停須臾於是俱被賞賚

採石傳形早降漢皇之慟拾遺記武帝思李夫人李少君曰閭海有潛英之石其色

青刻之為神像神怪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今繞樞有慶帝王世紀黃帝母曰附寶

見大電繞北斗樞星照郊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

野感而生黃帝於壽丘里有聖人其响則百姓歸之宋均注云社里之而懿號君也鳴則教令行唯聖人能之响鳴之怒也

未彰貞魂莫祔

後漢趙咨傳敕子肩曰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流散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

作主特祀于主
烝嘗禘于廟

恐無以懋遵聖緒光慰孝思公於是承

命有宣懿祔廟之制

箋新書穆宗宣懿皇后韋氏失其先世穆宗為太子后得侍生武宗

長慶時冊為妃武宗立妃已亡追冊為皇太后上尊諡有司奏太后陵宜別制號帝乃名所葬園曰福陵既又問宰相葬從光陵與但祔廟孰安奏言神道安于靜光陵因山為固且二十年不可更穿福陵崇築已有所當遂就臣等請奉主祔穆宗廟便由是奉后合食穆宗室

初文宗皇帝思宗社之靈

祧祖之重傳于夏啟既不克終

箋文宗莊恪太子永太和六年立開成三年廢

之是年暴薨帝悔之曰朕有天下反不能全一死乎

歸於與夷又

集作亦

未能立

左傳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宋穆公卒殤公即位○箋陳王成美敬宗第五子也開成四年帝乃立成美為皇太子典冊未具而帝崩乃推帝

堯敦敘九族之道

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弘魏文榮樂諸弟之

志

集作意魏文帝典論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按子桓為嗣之後猜忌諸弟攜隙日深故曹植求通

親親表曰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于胡越而此云弘魏文榮樂諸弟之志真不可解豈謂南皮之游

西園之宴少

常曰賴邸吾寧忘邪

箋舊書文宗紀開成二年五月壬申上幸

十六宅與諸王宴樂決十六宅內官范文喜等三人以供諸王食物不精故也十月庚子慶成節上幸十六宅與諸王宴樂四年六月庚申上幸十六宅安王潁王院宴樂賜與頗厚

及武宗讓踰三四

漢文帝紀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位當九五

易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又飛龍在天乃位

乎天

出潛離隱躍泉在天

泉讀曰淵。箋舊書武宗紀開成五年正月二日文宗暴

疾宰相李珣知樞密劉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監國兩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迎潁王于十六宅四日文

宗崩宣遺詔皇太

弟宜於柩前即位揚八彩於堯眉

太平御覽春秋元命苞曰堯眉八彩是謂

通挺二肘於湯臂

二當作四帝王世紀湯臂四肘初學記元命苞曰四肘是謂神肘

故

外則上公列辟

書微子之命庸建爾于上公

內則常侍貴人

後漢宦者傳論

曰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至於孝武帝數宴後庭故潛游離館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漢李廣傳上使

中貴人從廣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

咸願擬議形容

易擬議以成其變化又擬諸其形容依

稀彩飾公搢圭歸美

晉傳咸傳咸致書曰至
於論功當歸美於上

吮墨搞詞

詠日月之光華知天者之事也

呂氏春秋虞帝卿雲歌
曰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贊乾坤之易簡作易者之事乎

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又易簡之善配至德

公於是有聖容之贊

箋按鄭亞序云公乃範貞金模聖
表當是鑄金為像也史無其事不

可得而詳今本一品集有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
容贊序云於是圖輕素寫良金疑鑑形於止水若凝視
於清鏡五彩既彰穆穆皇皇居列仙之館近玄祖之光
蓋以昭燕翼之謀顯丕承之德矣觀此則又似繪素之
後更鑄

天寶季年物豐時泰骨骸者慕周偃武

漢陳平
傳平謂

金也

漢王曰彼項王骨骸之臣亞夫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
不過數人耳鮑宣傳上書曰朝臣亡有大儒骨骸白首

耆父魁壘之士
書乃偃武修文
肉食者效晉清談
左傳曹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晉王衍

傳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後為石勒所殺

將死顧而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幾

力以匡天下猶豕不殯牙
易殯豕之牙吉程傳豕之有牙百方制之終不能使改惟

可不至今日

殯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

不能為害韻會殯壯豬去勢也

薑因搖尾
左傳鄭子產作丘賦國人

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為薑

氛興燕易
謂安祿山叛范陽

駕狩

巴梁
謂玄宗幸蜀

三十年鑾輅不東
西都賦大輅鳴鑾善曰白虎通天子大輅周禮

巾車掌玉輅凡馭輅儀以鑾和為節新

書儒學傳敬播謂人曰鑾輿不復東矣

三千里華戎遂

隔
西京賦隔閼華戎

日者上玄降鑒
見為榮陽公表

元聖恢奇
書湯詒聿求元

聖與之戮力枚乘七發馳騁恢
奇論衡國極論者恢奇彌出

遂于首亂之邦先有納

忠之帥復我疆理平我仇讎負羽蒙輪

揚雄羽獵賦蒙輪負羽挾鎧邪

而羅者以萬計左傳晉伐偪陽圍之狄虎彌建大車之
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
子曰詩所謂有已聞於深入漢霍去病傳去病出北地遂深入赤弗邪

幅弗當作帶詩赤帶在股邪幅在下

將事於駿奔陳萬

集作方

賄以展儀

並見
前
備四旂

集作駟介

而告捷

旂當作旗四旗謂四方之旗周禮考工記曰龍旂九旂以

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
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左傳晉侯獻楚俘于王駟介百

乘徒
兵千
仍願於箕星之分

見賀相國啟

巫閭之旁

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

其山鎮曰

追琢貞珉

詩追琢其章頭陀寺碑貞石南刊

彰灼來葉以文

醫無閭

上請屬意宗臣

漢蕭曹傳贊曰為一代之宗臣

公乃更夢江毫

見為山南啓

重吞羅鳥

見為舉人啓

町疇

集作畦是

河濟

詩町疇鹿場

呼嘯神祇

宋玉

招魂招具該備永嘯呼些

述列聖之英猷答大維

集作大藩

之深懇既事

包理亂思屬安危不惟嵩岳降神固亦文星助彩

並見前

螭螭龜戴

隋禮儀志五品上立碑螭首龜趺

蟲篆鳥章

漢藝文志六體者古文奇字篆

書隸書繆篆蟲書也師古曰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許慎說文序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蹠迹之

迹初造書契衛恒四體書勢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拾遺記蟲章鳥篆之書

構思而君苗

硯焚

晉陸機傳弟雲與機書曰君苗見兄文欲焚筆硯

灑翰而元常筆閣

魏志鍾繇

字元常書斷梁武帝論書云鍾繇書如雲鵲游天羣鵝戲海南史劉孝綽三妹一適東海徐惟惟卒妻為祭文

詞甚悽愴惟父勉欲為哀辭見之乃閣筆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

箋新書藩

鎮傳張仲武范陽人會昌初為雄武軍使是時回鶻為點憂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吳

仲舒入朝請以本軍討回鶻即拜仲武副大使會回鶻特勒那頡頏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使其弟仲

至與別將游奉寰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駝旗纛不勝計遣吏獻狀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往

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為

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

天街之北獫狁攸居

史記天官書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

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
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
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昂主之晉天文志昂為
旄頭胡星也昂畢間為天街漢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
戎獫狁獯鬻居於北邊師古曰皆匈奴別號舊書回紇
傳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後魏時號鐵勒部落臣屬突厥
又謂之特勒後稱迴紇焉在薛延陀北
境居娑陵水側去長安六千九百里
結以閼氏降我

皇女

漢韓王信傳上乃使人厚遺閼氏師古曰閼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

奉春

君妻敬常為遠使

漢書婁敬傳賜姓劉號曰奉春君上使敬復往使匈奴還言匈奴不可擊

上怒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匈奴傳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

下杜人楊望長作畫工

漢匈奴傳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西京雜記

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乃窮按其
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下杜
人楊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
按舊書回紇傳肅宗乾元元年始以幼女封為寧國
公主出降回紇可汗德宗貞元四年復以咸安公主降
回紇至穆宗長慶二年以憲宗嘗許其繼好因封第十
妹為太和公主出降唐與回
紇凡和親者三故有是語

乘以無年遂忘舊好分偵

邏于甌脫

漢蘇武傳李陵復至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
中生口注區脫匈奴邊境為候望之室也區

讀與甌同匈奴傳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
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注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偵羅見為

策陽遣祭酺于蹕林

漢匈奴傳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
人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

八月中會祭處也師古曰蹕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
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

三周迺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

俾我刁斗晨驚

見為漢陽公文

兜零夜設

見為

中丞祝文

公乃上資宸斷旁耀

一作輝非

軍謀

魏志王粲傳後遷軍謀祭酒

心

作靈臺

見為裴懿文

手為天馬

見為舉人啓

充國四夷之學此日

方知薛公三策之徵他時未來

見為李貽孫啓

既而鬼箝飛辨

風俗通義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鬼谷子飛箝之辭可引而南可引而北

邳石降籌

漢張良傳

良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

即我不使郭閔仍讒於段熲

後漢段熲傳遷護羌校尉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熲

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恚反叛郭閔歸罪於熲

顓坐徵下獄
輸作左校

寧教李邑更毀於班超

後漢班超傳李邑始到于闐而值龜

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樂外國無內顧心帝知超忠乃切責邑

勢協聲

同火燭水灌

左傳聲子曰王夷師燭注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燭燭子潛反水灌見檄文

遂得

朝還貴主暮遁名王

後漢竇憲傳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漢匈奴傳虜名王貴人

以百數師古曰名王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

轄柳塞之歸車

山海經鴈門山鴈出其間在高

柳北漢地理志代郡高柳縣西部都尉治後漢盧芳傳芳復入居高柳注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王融廻

文詩枝大柳塞北

復梅妝而向闕

宋書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簷

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妝○箋以上言敗烏介迎公主之事詳見為河南表

及晉城赤狄

漢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圉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

滅赤狄潞氏卻缺獲白狄子者

喪帥歸珪

白虎通諸侯薨使臣歸瑞珪于天子者何嗣子諒闇歸之

者讓之

有閼伯之弟兄

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

義也

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誕景升之兒子

後漢劉表傳表字景升二子琦琮表病甚以琮

為嗣會曹操軍至琦走江南琮舉州請降吳孫權傳注

吳歷曰曹公出濡須權以水軍挑戰公見其軍伍整肅

歡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箋劉

從諫卒詔潞府令蒞護從諫之喪歸洛陽蒞拒朝旨蒞

從諫之

將憑蜀閣欲恃吳錢姑務連雞

並見

靡

集作思

姪也

縛虎

見太倉箴

既垂文誥

見檄文

尚有羣疑

易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公乃

挺身而進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

禮記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

耳且曰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舅犯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孺子其辭焉

衛朔受貶祇

以拒君

見為白從事啓

今天井雄藩

見代僕射表

金橋故地

見為河南表

跨搖河北脅倚山東

見檄文

豈可使明皇舊宮

見為河南表

坐

為汙俗文宗外相

徐陵為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外相內相終當相屈

行有匪人

忠謀既陳上意旋定俄又埃昏晉水霧塞唐郊

謂太原楊弁之

亂殊懿公之東涉

集作徙是

渡河

見檄文

若紀侯之大去其國

見為白稽於時議憚在宿兵

見為絳郡公啓

公又揚笏而言曰

彼地則義師

見為李

帥惟宗室

謂李

乃玄王勤商之邑

詩商頌玄王桓撥傳玄王契也水經注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太華之陽皇甫謐闕駟並以爲上洛商縣也

后稷造周之邦

詩即有邰家室傳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漢地

理志右扶風郿縣周后稷所封師古曰讀與邰同音胎

瓜瓞具存

詩縣縣

堂構斯

在

見為懷

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獎夙沙縛主之風

長冒頓射親之俗

見為李

昔武安君用鉞坑卒四十一

疑作

萬

史記白起傳趙括軍敗卒四十萬降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殺之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

人大

齊桓公受胙立功一十二國

左傳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

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昨史記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按年表所列周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吳凡十四國而云十二諸侯者尊周而內魯故其數止於十二也今真將軍為時而出

見為濮陽公表

賢諸侯代不乏人况其俗產代地之名駒

西京雜記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駿也初學記何承天纂文曰馬一歲為騊二歲為駒八歲為馱

富管

汾之良璞

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汾山劉曜嘗隱居于此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汾

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背有銘曰神劍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時變為五色王褒聖主得賢臣

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

有抱樹辭榮之節

水經注王肅喪服記曰昔魯哀公祖載其父孔

子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

續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
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
神魂貿於地故作桂樹焉吾父生於宮殿死於枕席何
用桂樹為琴操介子綏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
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按子綏即子推也

有漆身報德之風邪

戰國策豫讓刃

其杆曰欲為智伯報讎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
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史記刺客傳豫讓對趙襄子曰智
伯國士遇我我躡足以謀

漢陳平傳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漢王怒而罵平

故國士報之躡漢王漢王寤乃厚遇齊使孟康曰躡謂躡漢王足

屈指而定

見為榮陽公表

謝安之圍

碁尚劫

見為李郎中文

曹參之飲酒正酣

見為張周封啟

適有軍書

樂府

木蘭詩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

果聞戎捷

春秋莊公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邯午

謝衆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

以為邯鄲而置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遂殺午 **平豹出**

奔

左傳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名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

矣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名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皆里平之黨也平豹

奔 **樂毅不歸** 見檄

鄒衍已去

見為濮陽公狀

砥磨周鉞

書牧誓王左杖

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水淬鄭刀**

史記天官書火與水合為淬漢書王褒傳清水淬其鋒師古曰淬謂

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 **萬里來袁尚之頭顱二冢葬蚩**

尤之肩髀

龍魚河圖黃帝攝政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威振天下詳為滎陽公

表何其纂立大效

集作功

樹建嘉績若是之速與

箋以上言平劉

鎮楊弁之亂詳為河南表

宗英可汗

本黠戛斯之君長

既畏王威遂聞請吏

漢書叩笏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

留犁徑路

漢匈奴傳韓昌張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

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今契金也留犁飯匕也撓和也刻金著酒中撓攪飲之

對潼酪以知羞

為見

李貽孫啓毳幕氍毹

李陵答蘇武書韋韞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漢司馬相如傳旃裘

之君長咸震怖望衣冠而有慕

終軍白麟奇木對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

化者文畢伯士之脣

當作大畢伯仕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今自大畢伯仕

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注大畢伯仕犬戎之二君按此喻堅昆呼韓單于之師今會昌一

品序本作呼韓谷蠡之師漢匈奴傳匈奴共立稽侯犍為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胸鞞單于單于敗走恚自殺呼韓邪單于歸庭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按此喻回鶻上大畢伯仕二人此呼韓谷蠡亦二人後改谷蠡為單于妄也或執玉而朝靈囿囿當

作臺後漢明帝紀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烏桓歲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亦皆陪位按靈臺改曰靈囿避聲病故也然臺囿同在一處義亦無甚害或解

辯而拜甘泉

隋突厥傳大業三年詔曰襲冠解辯同彼臣民漢匈奴傳呼韓邪單于正月朝天子

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賜以冠帶衣裳

並垂於冊書光彼明命百王共貫

三代同規

漢武帝紀制曰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

公於是奉命有討北狄

之詔伐上黨之制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

箋新書黠

夏斯傳古堅昆國也或曰結骨在伊吾之西焉耆之北
白山之旁人赤髮綠瞳未始通中國貞觀二十二年間
鐵勒入臣即遣使獻方物二月酋長入朝太宗勞饗之
酒酣奏願持笏以其地為堅昆府隸燕然都護高宗世
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玄宗世四朝乾元中為回紇所
破其後回紇衰會昌中其酋長阿熱破殺回紇可汗焚
其牙及金帳遂徙牙牢山之南使使者衛送太和公主
還朝為烏介可汗邀取阿熱無以通於朝復遣注吾合
素上書言狀行三歲至京師而武宗大悅命太僕卿趙
蕃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即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
山川圖宰相德裕上言貞觀時遠國皆來顏師古請如
周官集四夷朝事為王會篇今黠夏斯大通中國宜為

王會圖以示後世詔以鴻臚所得續著之又詔阿熱著
宗正屬籍按鄭亞改本於烏介事下結云公於是
北狄之詔於劉稹楊弁事下結云公於是
制平晉陽之敕於宗英事下結云公於是
命五慰堅昆之書四界
限劃然殊勝此總結
每牙管既拔芝泥將乾春秋運斗樞黃

龍五彩負圖出置舜前圖以黃玉為匣白玉檢黃
金繩芝為泥封兩端文曰天皇帝符璽詳前表

上輒

曰爾有獨斷朕無疑謀固俟沃心可不假手

左傳鄭伯曰鬼神實

不逞於許君而公亦分陰可就

晉書陶侃曰大禹聖人惜寸陰至於凡人當惜

陰分落簡如飛故每有急宣

見為榮陽公表

關於密畫內庭外制

皆不與聞此又豈可與美洞簫而諷於後庭

漢王褒傳元帝為太

子嘉褒所為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

漢司馬相

如傳蜀人揚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言為論功而較德邪其有勢切疾雷

晉載記苻堅親送王猛於霸東謂曰

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機難終日

易介于石不終日

屬宣室未召

見為

策陽公表武帳不開

見為舉人啓

公莫暇昌言具陳密疏賈太傅

之憂國固動

集作洞非

深誠

見為絳郡公文

山吏部之論兵詎因夙

習

世說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凡所奏御罕或依違及武宗

下武重光

詩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書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崇名再易公又觀圖東序

書天球河圖在東序

按牒西崑

漢禮樂志宮童

效異披圖案諫穆天子傳天子西登崑崙至於羣玉之山先王之所謂冊府

率億兆歸心列

公卿定議以一十四字垂百

集作億

千萬年

箋武宗紀會昌五年正月

已酉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

藻縟辭華鋪舒名實秦

晉於玉檢瑤繩之內

左傳懷嬴曰秦晉匹也白虎通封禪金泥銀繩漢書登封泰山應劭

曰刻石紀號有金泥玉檢之封

平勃於綠疇讒鼎之間

魏略王朗與許文休書曰游談

於平勃之間韓子齊伐魯索讒鼎以其贗往按綠疇未詳黃帝所受乃綠圖非綠疇也或字之誤詳為滎陽公

表

方將命禮官名儒者

見為京兆公表

訪匡衡后土之議

漢郊祀志

匡衡以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
宜可徙置長安願與羣吏定議

採公玉明堂之圖

漢郊

祀志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
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園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

南入名曰昆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

考肆覲之禮於梁生

書肆覲東后漢書儒林傳

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德號大戴聖號小
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藝文志禮十三家有

古封禪羣祀三十二篇封禪議對

取封禪之書於夫子

十九篇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漢司馬相如傳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夫子既學慕閭
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後為郎病免家居茂陵天子
使所忠往取其書而相如已死有遺札書言封禪事所
忠奏焉天子異之遂禮中岳封于泰山至梁甫禪肅然

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

漢郊祀志黃帝采首

山銅鑄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顙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後世因名其處曰

禹書就掩

史記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

穴孔靈符會稽記會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有石俗呼石匱壁立干雲昔禹治洪水厥功未就乃躋於此山發石匱得金簡玉字以知山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靈寶要略吳王闔閭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入洞庭取素書一卷文不可識令人齎之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謠云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然猶進先嘗之藥

禮記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

有疾飲藥
子先嘗之
獻高手之醫

初學記司馬彪續漢書曰東平王蒼到國病詔遣太醫丞將高

手醫視病晉謝玄傳詔遣
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

藏周旦請代之書

書序武王有疾周公

作金滕詳賀相國啓

追漢宣易名之義

漢宣帝紀初名病已元康二年詔曰聞古天子之名

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箋武宗紀本名湮會昌六年三月壬寅

上不豫制改御名炎一品集改名制旨云漢宣帝柔服

北夷弘宣祖業功德之盛侔於周宣御歷十年乃從美

稱朕遠惟大漢之事近稟聖祖之謀爰擇嘉名式遵令

典敬承天意永保弘休宜改名為炎仍令所司擇日分

命宰臣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表章不得更有回避

布告遐邇咸使聞知按易名似諡當云更名此亦義山

偶失檢

作為大誥

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祈於昊

點處也

天

書召誥曰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始終一朝紹續九德

書九德

其

功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詔誥奏議碑贊

等凡一帙一十五卷輒署曰會昌一品集云紀年追聖

德也書位旌官業也不言制集崇論道也惟公字文饒

姓李氏趙郡人蓋大昂中丘

漢地理志常山郡領中丘縣又趙地昂畢之分野晉

載記趙攬曰昂者趙之分也

有風雨翕張之氣

見為懷州表

藪臺高邑

地理

志趙州領高邑縣藪臺見上河東啓

名集作

山河隱軫

疑作

之靈

見為絳郡公文

萃于直躬慶是全德許靖廊廟之器

蜀許靖傳注萬機論曰許文休者大

較廊廟器也

黃憲師表之姿

後漢黃憲傳憲年十四荀淑竦然異之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

何晏神仙

初學記何晏別傳曰晏方年七八歲慧心天悟形貌絕美出遊行觀者盈路咸謂神仙之

類叔夜龍鳳

晉書嵇康字叔夜美詞氣有風儀初學記嵇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好容色雖土

木形骸不自雕飾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宋玉閒麗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序玉為人體貌閒麗口多

微辭王衍白皙

晉書王衍神情明秀風姿詳雅世說王夷甫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漢書

霍光為馬援之眉宇盧植之音聲

後漢書盧植字子幹音聲如鐘

此其

妙水鏡而為言

蒙上音聲見為山南啓

託丹青而為裕

裕當作格蒙上眉宇

即東觀漢記所謂馬援眉目如畫也

至於好禮不倦用和為貴敬一人而

取悅

孝經敬一人而千萬人悅

謙三位而無咎

易謙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意以

默識

孔融薦禰衡表以羊潛計安世默識初學記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趙閎字溫柔幼時讀尚書默識其

章確乎寡辭

易吉人之辭寡

車匠胡奴罔迷于半面

後漢應奉傳奉少聰

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注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書頃幕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背碑覆局無俟於專心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魏王粲傳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不誤一道孟子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

幸成儉訓才有長物

晉王恭傳恭曰吾平生無

心致志則不得也

物長昔猶卑官端坐心齋

見為柳珪啓

江革分謝朓之舊襦便

為臥具

南史謝朓大雪中見江革敝絮單席耽學不倦乃脫襦并割氈與之

周正得袁憲

之談柄常在講筵

南史袁憲字德章憲父君正遣門客與憲候博士周弘正會弘正將升講

坐延憲入室授以麈尾

五車自娛三篋能識

並見為安平公狀

麗則孔門

之賦

揚子法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

清

新鄴下之詩

任昉薦士表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善曰陸機陸雲別傳云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

而口辯持論過之鍾嶸詩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植王粲為其羽翼次有

攀龍託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重以多能

見論語

推於小

學

漢藝文志凡小學家四十五篇

王子敬之隸法適媚

寶泉述書賦注羊欣字敬元泰

山人宋中散大夫與立道護同受獻之筆法張懷瓘書
斷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
云買王得羊
皇休明之草勢沈著宣和書譜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

工八分隸草
世以書聖稱
異代集作時是相逼當代罕儔不妄遇人集作不忘

過慎於取友與李杜齊名者少後漢黨錮傳范滂詰其母就與之訣母曰汝今

得與李杜齊集作僑札交貺者稀見為榮故能應是

昌明媚于天子詩百辟卿士媚于天子憲章皇極變理玄穹燭耀

家聲粉飾國史並見前侔帝典之灝灝噩噩揚子法言虞夏之書渾渾

爾爾商書灝灝爾尊王道之蕩蕩平平見為汝而又不節南公表

怨嗟

易不節若則嗟若

知進憂亢

易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

張良竟稱多

病

漢張良傳良從入闕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

王充方務頤神

後漢王充傳肅宗時詔公

車徵

病不行年漸七十造性書

無潁陽之善田

潁當作頻史記

十六篇裁節嗜欲頤情自守

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于頻陽李信敗王翦將兵

六十萬人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大破荊軍

好時之巨產

漢陸賈傳賈楚人也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

何

曾之食既去

晉何曾傳曾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虞棕之鮓方嘗

南史虞棕

傳上就棕求諸飲食方棕秘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棕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憂其厚味

周語單襄

公曰厚味實腊毒愁康養生論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

有爽和氣肴藪

集作無獲非

在

集作任詩其肴維何魚鮑

琴鶴有餘

伏知道為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愁隨

玉軫

成萬古之良相為

集作

一代之高士

南史齊始興王

琴鶴恒驚

鑑器服清素

緊爾來者景山仰之

詩景山與京傳景山大山也

某昔

有高士風

在左曹

見為榮陽公表

每

集作實

事先帝雖詭詞望利

穀梁傳造辟而言詭

辭而出注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

不接於話言而深

告人也傅亮表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義約文庶窺於風采

漢王莽傳欲有所為微見風采

代天之言既集

書

陶謨曰天工人其代之代言見上文

蟠地之樂難忘

禮記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

蓋

屬才華用為序引

北史崔瞻傳盧思道曰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

以鄒衍

之迂怪

史記荀卿傳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

將頽嚴之淺近

杜預春秋序未有頽子嚴

者雖淺近亦復名家

忽焉承命何所措辭五嶺幽遐八桂森爽

並見

表莫逢博約寧遇切磋處無價之場率然占玉

尹文子魏田父

得玉徑尺光射一室鄰人取獻魏王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都之城僅可一觀

登不枯之岸

麤爾論珠

見為李貽孫啓

雖常有意焉亦不知量也某叩頭再

拜上

一本無此六字

前題

今一品集序用此乃鄭亞改定義山作也典嚴正大真燕許手筆較原作更為得體

故附錄之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敕法蓋本
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
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
虞夏之際代祀繇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
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傳
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
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
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

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寢微寢長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玄宗之朝

新書

蘇瓌傳瓌子頤襲父爵許國公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按張說封燕國公

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

新書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遷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

知制誥衮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
自開元後言制誥者稱常楊云

洎憲宗皇帝英武

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
忠公翱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惟其
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
內理顯王言于典誥彰帝範于圖籍紀在徽冊播于
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
為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于前聞昭肅皇帝統握乾
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厭神

度每彤墀奏罷別承天睠帝亦講伊尹傳說之旨定

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

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

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

史記漢景帝王夫人姪姬夢日入懷

以生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

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

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

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

會昌二年四月封域無

虞天子脩然有求玄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

角

漢書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東觀漢記光武隆準日角

燭於宮庭中外臣僚

咸欲頌山河而褒日月也

詩如山如河南史江祐傳帝脾上有赤誌晉壽太守

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

公於是有聖容之贊

天街之北獫獍攸居因饑憑陵怙衆強禦嚴之以刁

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而腆然不率天子震怒

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于帷

中雷霆既震犬羊遂潰疣贅披抉腥羶解離

莊子外篇附贅

縣疣出乎形哉而移於性舊書俞文俊上天后疏人氣不和而疣贅生抱朴子誠欲遠彼腥膻而即此清淨也遁其名王復我貴主于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

薊門為首亂之地瘡痍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

仲武埽除妖孽臧獲仇讎

方言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

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聾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

聲也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于盧龍之塞

魏田疇傳

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賞魏地形志北平郡新昌縣有盧龍山

以敘聖功飛章上

聞帝用允若公祗膺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

嵩華當書而文星見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
勲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潞
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河之嶮恃甲兵之衆請爵爭
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公累
罄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祇以

拒君

漢景帝紀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諸

將破七國斬濞卬及雄渠皆自殺

况明皇舊宮天井內地跨搖河北

搖一作連

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為汙俗若可忍也

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為脣齒實懼因依不若乘其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戮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泝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橫水餘克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

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是玄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獎彌牟逐主之風

彌牟疑作黔牟史記衛世家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

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奔齊

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

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圍碁尚刼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磨周鉞水淬鄭刀萬里來袁尚之

頭顱二冢葬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于朝市喜氣不

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勲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公
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敕宗英可汗獻琛貢
賁越自絕漠通於本朝文畢伯士之脣呼韓谷蠡之
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辯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
光彼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
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邱石之符
傲晚鬼箝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聵得之者可以弼

邦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常於前席親授筆札公
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
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
莫開公則手疏封章達於旒宸當乙夜觀書之際未
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諷于後庭聞
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較德邪歲在乙丑
會昌五年也
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
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師四年誅狡童詠

東征之歌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東山周公東征也

而又移摩尼之風

圓覺

經清淨摩尼寶珠映于五色隨方各現注性照圓明也

壞浮圖之俗

後漢西域傳天竺國

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

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

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牒鋪舒名實藻縟

文采

一作質

類於上帝為唐神宗於是纂章天成功神

德明道之冊文

會昌五正月

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

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

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文于犬子盡皇王之盛

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
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
之美當作義作為大誥祈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

其功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

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

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

在丁卯

大中元年也

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

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尋玄

珠莫究其俛域

莊子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於崑崙之丘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弗得使

離朱索之而弗得使使啖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聽希聲莫窮於高下

老子大音希聲

承恩震恐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

念江陸盡盪

一作修盪是

辭讓不及因齋潔以序焉夫全

功難恃大名難兼日赫于晝而乏清媚月皎于夜而

無陽煦冬之為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為

用也則金流石爍火走膚脈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

則毒虺之為厲也北則獫狁黠虜之為患也如洛邑

咸秦者幾焉雕鷲不傳之以馳騁騁不授之以騫

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老

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

衡傳說左右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

為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

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勲

伐而不知儒術枚皋嚴忌善為文筆而不至嚴廊自

是已降其類實繁惟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

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萃於直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維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旦後之學者其景行之云爾

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新書元結傳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少

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擢進士第會天下亂浮沈人間代宗時拜道州刺史進授容管經畧使民樂其教立石頌德

次山有文編

新書藝文志文編十卷

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為

之序

元結傳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為

稱次山見譽於弱夫蘇氏始有名

元結傳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

士薦結可用文藝傳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

見取於公浚楊當作湯

公始

得進士第

元結傳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湯浚見其文曰一第恩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

上見憎於第五琦元載

新書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乾元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

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間二十年其

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已下若

千篇是

原注

外曾孫遼東李惲辭

宰相世系表有遼東李氏

收得之

聚為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繇遠長大以自然為祖

老子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元氣為根

揚雄解嘲大者含元氣老子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

莊子道不游太虛老子是謂無狀之狀

大賁無色

易賁無色也

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

史記天官書北

璣玉衡以齊七政又南斗為廟其北建星

東龍西虎

曲禮左青龍而右白虎

方嚮物色

列仙傳闕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

歟何從生啞

鐘復鳴

舊書張文瓘傳太樂有古鐘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世俗號啞鐘莫能通者文瓘吹律調之

聲皆響徹黃雉變雄

舊書五行志高宗文明後天下頻奏雉雉化為雄或半化未化兼以獻之則天

臨朝之北

山相朝捧水信潮汐

初學記海口有朝夕潮以逆河水韻府朝為潮汐為汐

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於朝斷

章摘句如娘始生

見為李郎中文

狼子豺孫競於跳走

左傳狼子野心

豺本作豺說文漢律能捕豺豺購百錢異物志豺獸出朝鮮似狸蒼黑色無前兩足能捕鼠

剪餘斬

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

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絳長河

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宮藏其

正聽嚴毅不滓不濁

見祭楊郎中文

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

其翁婦從其姑豎麾為門懸木為牙張蓋乘車屹不敢

入戰國策趙良說商君曰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無名氏越謠歌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

逢下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

西京賦擘肌分理

切截

纖顆如墜地碎若大咽

叶上聲

餘鋸取朽蠹櫟鱗出毒刺

眼楚齒不見可視顧顛踣錯雜汙瀦傷損

禮記汙其宮而瀦焉

如

在危處如在夢中其總旨會源條綱正目若治大國若

年大熟君若堯舜人人義皇上之視下不知有

一作其尊

下之望上不知有一

一作其

纂辨頭鑿齒

淮南子南方有鑿齒民注吐一齒出

口下長三尺詳上序

扶服臣僕

書我罔為臣僕詳上祭文

融風彩露

左傳昭公十八年夏

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呂氏春秋東北曰融風洞冥記東方朔語武帝曰吉雲之

國雲氣著草木成五色露江淹雜體詩露彩方泛灑

飄零委落耄老者在童齒者

蕃

見為白從事啓

邪人佞夫指之觸之

見為汝南公表

薰薰熙熙不識

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

非嗚呼孔子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

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聖

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乎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樊南甲集序

箋舊書本傳商隱有表狀集四十卷新書藝文志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

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文賦一卷宋史藝文志李商隱文集八卷四六甲乙集四十卷

別集二十卷詩集

三卷今惟詩傳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

一作十

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

聯為鄆相國

令狐楚

華太守

崔戎

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記

始通今體

箋舊書本傳商隱能為古文不善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

始為今體新書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楚工後又兩為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

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徃徃咽噓于任昉范雲徐陵庾

信之間

咽噓當作噓噓魏志注鍾繇得書噓噓庾元威論書曰許慎門徒居然噓噓嵇康琴賦噓噓終

日注服虔通俗篇樂不勝謂之噓噓烏沒切噓巨略切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

事聲勢物景束一作哀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

餓人或目曰韓愈文杜甫詩彭陽令狐章檄樊南窮凍

人或知之箋樊南之詩不師漢魏而師少陵其文不師班馬而師昌黎其四六不師徐庾而師彭陽

平生述作於仲弟聖僕義特善古文居會昌中進士為數語見之

第一二常表

一無表字

以今體規我而未為

一作焉

能休大中

元年被奏入嶺當

去聲

表記所為亦多冬如南郡

新書地理志江

陵府江陵郡

本荊州南郡

舟中忽復括其所藏火燹墨汙半有墜落

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

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

甲之取也

四數未詳鮑宏博塞經各投六箸行六碁故曰六博漢吾丘壽王傳以善格五名待詔師

古曰即今戲之簍也禮記內則九年教之數日注朔望與六甲也王應麟小學紺珠六甲甲子甲戌甲申甲午

甲辰甲寅也漢志云日有六甲辰有五子

未足矜十月十二日夜月明序

樊南乙集序

余為桂林從事日嘗使南郡舟中序所為四六作二十

編明年正月自南郡歸二月府貶選為盩厔尉

新書地理志鳳

翔府扶風郡領盩厔縣

與班縣令武公

疑作功新書地理志京兆府京兆郡領武功縣

劉

官人同見尹

日知錄南人稱士人為官人昌黎集王適墓志銘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

是唐時有官者方得稱官人也杜子美逢唐興劉主簿詩云劍外官人冷

尹即留假參軍事

專章奏

本傳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章奏

屬天子事邊康季榮首得

七關數月

一作日

李玘得秦州月餘朱叔明又得長樂州

而益丞相亦尋取維州聯為章賀

箋書宣宗紀大中三年六月康季榮奏

收復原州石門驛藏水峽制勝六盤石峽等六關訖邠寧張君緒奏今月十三日收復蕭關御史臺奏改長樂

為威州七月三州七關軍人百姓皆河隴遺黎數千人見於闕下八月鳳翔節度使李玘奏收復秦州制曰仍待季榮叔明李玘君緒各廻戈到鎮當議甄酬三州七關創置戍卒且要務靜九月辛亥西川節度使杜悰奏收復維州按詩集中偶成轉韻云平明赤帖使修表上賀嫖姚收賊州即此事也時同寮有京

兆韋觀文河南房魯

宰相世系表魯字詠歸

樂安孫朴京兆韋嶠

天水趙璜

宰相世系表璜字祥牙

長樂馮顥彭城劉允章

新書劉允章字

蘊中咸通中為禮部侍郎後為東都留守

是數輩者皆能文字每著一篇則

取本去是歲葬牛太尉

新書牛僧孺字思黯宣宗立徙
衡汝二州還為太子少師卒贈

太尉天下設祭者百數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勳

之誌

新書杜牧字牧之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為司
勳員外郎常兼史職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

與

子之奠文

今不傳

二事為不朽十月尚書范陽公

盧弘正

以

徐戎凶悍節度闕判官奏入幕故事軍中移檄牒刺皆

不關決記室判官專掌之其關記室者記室假故余亦

參雜應用明年府薨選為博士在國子監太學始主事

講經

一作始復欲
注書講經

申誦古道教太學生

一作教天
下學生

為文

章七月尚書河東公

柳仲郢

守蜀東川奏為記室十月得

見吳郡張黯見代改判上軍時公始陳兵新教作場

一作

新練兵作教場

閱數軍實判官務檢舉條理不暇筆硯明年記

室請如京師復攝其事自桂林至是所為已五六百篇

其間可取者四百而已三年已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

不樂始尅意事佛方願打鐘掃地為清涼山行者

朱弁曲洧

舊聞代州清涼山清涼寺始見于華嚴經蓋文殊示現之地也在五臺山之西五臺縣

於文墨意

緒闊略為置大牛

集作太平

篋塗道破裂不復條貫十月弘

農楊本勝

宰相世系表籌字本勝監察御史

始來軍中本勝賢而文尤

樂收聚賤刺因懇索其素所有會前四六置京師不可

取者乃強聯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時以類亦為二十

編名之曰

三字一作爲

四六一此事非平生所尊尚應求備

卒不足以爲名直欲以塞本勝多愛我之意遂書其首

是夕大中七年十一月十日夜火盡燈暗前無鬼鳥

嶺表

錄異有鳥如鵝留名曰鬼車春夏之間稍遇晦則飛鳴而過嶺好酒多愛入人家鑠人魂氣或云九首曾爲犬

齧下一首常滴血也

一如大中元年十

集作十二

月十二日夜時

原注是序

前四六書罷永明不成寐
之夕

集作書罷永歎
際明而不成寐

李義山文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六十八

集部

李義山文集卷十

監察御史徐樹穀箋

山東提學僉事徐炯註

書

上崔華州書

舊書太和七年七月崔戎為華州刺史。箋嘗讀是篇考之於史而深有

疑焉案本傳元和十三年令狐楚鎮河陽商隱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弱冠溯而上之則當生於貞元十五年巳卯下逮太和七年癸丑崔戎刺華州三十五歲而書云愚生二十五年矣一不

合也宰相表賈耽於貞元九年五月作相時商
隱尚未生永貞元年十月耽薨商隱年亦止七
歲而書云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賈相國所
憎二不合也崔羣傳穆宗時羣以故相為宣州
刺史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後徵拜兵部尚
書太和六年八月卒此書作於七年乃云今崔
宣州三不合也自耽羣而外又別無賈為相國
崔為宣州者此書必非商隱作編文者誤采入
集耳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硯
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
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

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為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閤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為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

是說某再拜

別令狐

綯

拾遺書

蓋書綯字子直開成初為左拾遺二年丁父喪服闋授本官尋

改左

補闕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
怡今早垂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
援拔卒然於稠人中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
日相從百年見臍肝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
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天地耳錯行

雜居蟄蟄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量
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
與物略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
同中而有各異耳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兜冠出
門父翁不知其狂直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汙此於
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尚爾則不親者惡望其無隙
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獨何稟當此
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

嘖然相感泣然相泣者豈於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

人率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孑立寡處而

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譏誹襲出不意使

後日有希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守乃捨吾而之

他耳足下知與此世者居常給於其黨何語哉必曰吾

惡市道

史記廉頗傳客曰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

嗚呼此輩真

手搔鼻齧而喉噦人之灼痕為癩者市道何肯如此輩

邪今一大賈坐滯貨中人人徃須之甲得若干曰其贏

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曰其贏若干戊曰吾索之
既與之則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
臘相見有贄男女嫁娶有問不幸喪死有致饋葬有臨
送弔哭是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
愈得其所欲矣廻環出入如此是終身欲其蕃不願其
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妻子益敬伏臘相見贄益厚
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送弔哭情益悲是
又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欺漫然後罵而絕

之擊而逐之訖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於大賈而不信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耶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衆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百忠信我我尚不顧矣豈不顧已而又唾之足下果謂市道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則一作前祝曰蕃息後日生女子貯之幽房密寢四鄰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子者屬之邪今山東大姓家

非能違摘天性而不如如此至其烹驚在門有不問賢不
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取為事當其為女子時誰不
恨及為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于此者
耶今尚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抵死
不相販賣哉紬而繹之真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
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耶非耶首陽之二百

當作

人史記伯夷傳武王已平殷亂伯夷叔
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餓而死

豈靳盟津之八

百靳當作靳左傳宋公靳之注戲而相媿曰靳史
記周本紀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

吾又

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
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誓
不羞市道而又不為忘其素恨之母婦耳商隱再拜

與陶進士書

陶進士不知其名豈即
紀事所謂華山尉耶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
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宜為冗慢無勢
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
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

得劉氏六說讀之

新書藝文志經解類有劉迅六說五卷劉迅傳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

書成不以示人李邕鄴書目迅作六說以繼六經標作書之誼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敘

嘗得其語

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常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為已而已亦所以為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薦入來京師久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鞅出門寂莫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秘之而比有

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於某氏某氏可以為子之依歸

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
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
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咨歎
故自太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牋
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况復能學人行卷
耶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為寫出舊文納貢院既
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

之於朝揖曰八郎之交誰最善絢直進曰李商隱者三

道而退亦不為薦託之辭故夏口與及第

新書本傳開成二年高錯

知貢舉令狐絢雅善錯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舊書高錯傳太和七年遷中書舍人九年十月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開成元年為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選擢雖多頗得實才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尋轉吏部侍郎其年九月出為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觀察使書稱夏口以此也然此時實

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為夏口門人

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

謂舉博學宏辭及南場試判

又以應舉

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

為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以
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
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
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
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
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
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有罪矣私
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

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

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

新書
選舉

志高宗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
銓注法按此書所言則義山兩應科目皆在尉弘農之

前舊書云既為弘農尉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誤也

尋復啓與曹主求尉於號

舊書本傳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弘農尉

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

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

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

農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

新書本傳以活獄忤觀
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

金史四
合代簡諭
使還官

逕使不為升斗汲汲疲瘁低儼耳然至於文

字章句愈帖息不敢驚張嘗自呪願得時人曰此物不
識字此物不知書是吾生獲忠肅之諡也而吾子反殷
勤如此者豈不知耶豈有意耶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
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為山
而有三得始得其卑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
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
番番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於華郵為我指引巖谷列

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旦相
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復得吾子於邑中至其所不至者
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耶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為老
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粲
然成就如是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
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
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神佛
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耶明日東去既不得面寓書

惘惘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頌首

傳

李賀小傳

京兆杜牧

見上序

為長吉集序

新書文藝傳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

狀長

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

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

愈所知

宰相世系表韓愈字退之吏部侍郎諡曰文

所與遊者王參元

見代僕射

表揚敬之

新書揚敬之字茂孝元和初擢進士第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

權璩

舊書權德輿傳
子璩中書舍人

崔植

新書崔植字公修祐甫弟廬江令
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

以廬江次子主吾祀終服補弘文生長
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為密每旦日與

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
限為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
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
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
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
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採取寫去長吉徃徃獨

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
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畫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
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

能讀歟下榻叩頭言阿稱

原注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一本作阿嬭齊人呼母

為阿嬭

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

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
長吉氣絕嘗所居牕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嚙管之聲
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

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
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
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
何獨番番于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
奇者不獨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
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世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
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碑銘

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銘

并序。○舊書白居易傳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士通士通生志善志善生溫溫生鎧鎧生季庚季庚生居易初建賜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於下邳今為下邳人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舊書白居易傳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

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遺命不歸下邳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按樂天之卒年新書與此同蓋書遲一歲恐

誤當以墓
碑為實

子景受

舊書居易無子
以其姪孫嗣

大中三年自潁陽尉

典治集賢御書侍太夫人弘農郡君楊氏來京師

舊書
居易

妻楊潁士
從父妹也

胖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右功世

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注秘書

校書

舊書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禮部侍郎高
郢擢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

元

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官補盩厔尉明年試進

士取故蕭遂州澣為第一

舊書太和九年貶刑部
侍郎蕭澣為遂州刺史

事畢

帖集賢校理

帖通作貼

一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

李肇

翰林志翰林院在銀臺門北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學士院在翰林之南別戶東向引鈴門外雖宣事不敢入

試文五篇明日

一作年非

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

州遂為學士

舊書元和二年召翰林為學士

右拾遺滿將擬官請掾

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

新書左拾遺歲滿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

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

時上愛兵襄陽荊州入疏獻物

在約束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不厭

入聲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辜諡于頔為厲

新書荊南節度使嚴

綬又于頓拜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升襄州為大都督府
廣募戰士儲糧械擱然有專漢南意卒贈太保太常諡
曰厲次子季友尚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尉求改頓
諡會徐泗節度使李愬亦為更請賜諡曰思白居易傳
是時于頓入朝悉以歌舞人納禁中或言晉寧公主取
以獻皆頓嬖愛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頓得歸曲天
子

李師古

當作道

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謾濟曹上錢六

百萬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
宗殿材魏氏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
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贖第耶上由是
賜錢直券以居其孫

新書白居易傳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

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

在職三年每讌見多前笏留上輦是否意詔潁別挾摩

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掩坎廬墓七年以

左贊善大夫著吉

著陽略切

武相遇盜殊絕賊棄刃天街日

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為疏言元衡死狀不得報

即貶江州

新書是時盜殺武元衡京師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耻以必得為期宰相嫌

其出位不悅貶江州司馬

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為司門員外四月知

制誥加秩主客真守中書舍人敘維受旨起田孝公代

衡陽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

新書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

遺五百緡詔使受之辭曰方諭問旁午若燕趙相殺不

已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岍復不報又貶杭州

新書是時河朔

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居易既至築堤捍江分

殺水孔道用肥見田

見音現

發故鄴侯泌五井渟儲甘清

以變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濤祠神伴侶歌舞

新書居易始築

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玉海六井相國井西井金牛井方井白龜池小方井也白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本朝熙寧六年陳襄修六井元祐五年蘇軾復治六井改作瓦筒按六井此

作五井蓋大小方井合為一也

徙右庶子出蘇州授秘書監換服色遷

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太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為舊官

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上改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

二歲得所薨官

新書會昌六年卒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毋請謚敏中為相請謚有司曰文

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杜郵事

戰國策白起為秦將賜死杜郵

封子

仲太原以其有後祖某鞏縣令

舊書鎰歷酸棗鞏二縣令

考季庚襄

州別駕贈太保一女妻譚氏始生公七月能展書指之

無二字縱橫不誤既長與弟行簡俱有名

新書行簡字知退擢進士

敏而工辭後學所慕向

故李刑部建

新書李遜弟建字杓直召拜刑部侍郎

庾左丞

敬休

新書庾敬休字順之鄧州新野人再為尚書左丞

友最善家居以戶小飲

薄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攜鄧同韋楚白服遊人間姓名

過海流入雞林日南有文字國

漢地理志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元稹白氏長慶集序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其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

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為中書舍人三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

覃自代後為相稱質直

新書鄭覃以父廕補弘文校書郎李訓誅帝召覃視詔禁中遂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滎陽郡公

文宗時文貞公果有孫起使下數歲

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為今上御史中丞

新書魏徵傳文宗詔訪其後五

世孫謩用之官至宰相

他日景受嘗跪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

具為相獨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今右

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關城

守四州

見樊南序

以集巨伐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擎跪齋

栗給事寡嫂永寧里中有兄弟家指嚮健慕以信公知

人新書敏中字用晦少孤承學諸兄長慶初第進士武宗時李德裕薦敏中知制誥為翰林學士承旨宣宗

立以兵部侍郎進平章事

集七十五卷元相為序

舊書居易有文集七十五卷長慶末

浙東觀察使元稹為之序曰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綴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子以為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矣因號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皆有所長樂天長可以為多矣夫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瞻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誡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辭冊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人以為稹序盡其能事居易嘗寫其文集送江州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聖善等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按新書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宮中呼元才子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系曰

公之先世用談說聞肅代代優

下代讀曰世

布蹤河南

南字非韻

恐誤

陰德未校

校疑是報

公有弟昆本枝不搖乃果敷舒匪骼

匪臚

說文禽獸之骨曰骼禮記臂臚注肩脚也

噫

鳥介反

其醇腴于鄉洎邦取

用不窮天子見之層陛玉堂徵徵其中上汰唐禹帝為

輦留續緒襍縷歲終當遷戶曹是取曄白其華

詩序白華孝子

之潔白也

曄不痕縑

上聲見祭楊郎中文

用從棄遣至道天子疇誰與

伍率中道止納筆攝麾綽三郡理

謂江杭蘇三州

既去刑部條

東其居大尹河南翦其暴逋君有三輔

見為尚書狀

臣有田

畝臣衰君強謝不堪守

謂除同州不上

翊翊伸伸君子之文不

僭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既貞兩有其矩孰永厥家曾祖
之弟坤柄吳繩以就大計易坤為柄匪哲則知亦有教
詔益哀其收握莠而導刻詩于碑以報百世公老于東
遂葬其地

劍州重陽亭銘

并序

陪臣未嘗屢覩天子宮闕矧得舞殿陛下邪然下國伏

地讀甲乙丙丁詔書

玉江漢詔有制詔親詔密詔特詔
優詔中詔請詔手筆下詔遺詔令

有下令著令挈令及令甲令乙令丙亦有以識天子理意尺度堯舜不差

毫撮於絕遠人意尤在不然者安得用江陵令

新書江陵府江

陵郡領江陵縣

使上水六千里挽大小虎牙灩澦黃牛險以治

普安

水經注荆門在南上合下開閭徹山南有門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像受

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又白帝城西有孤石冬出二十餘丈夏沒名灩澦堆土人云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人以此為水候又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迹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開新書劍州普安郡領普安縣

令既為侯講天子意

三年大理田訟斷休市賈平獄戶屈膝落民不識胥吏

四方賓頗來繫馬靡牛

關

樹膚不生乃大鑿險道緄石

見土其平可容考工車四軌

周禮涂度以軌又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建為南北亭以經勞餞又亭東山號曰重陽以醉風日

南北經貫若出平郡無有噫

關

三年民恐即去遮觀

關

請留

關

東山實在亭下侯蔣氏名侑文曰

仁之為道隆磊英傑天簡其勞羨以事物為君之

關

蔣是

關

撮取不窮如武有庫

見為其先輩啓

蔣之有世以仁為

歸伯氏之宜仲氏之思厥弟承之繩而不紃

韻會紃急也

以

令為侯天子之德汝侯為理劍有盈昃

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君

南臣北父坐子伏飲牛漚管

魏志管寧鄰有牛犯寧禾者寧牽著涼處飲食主乃

大慙白帖引傳曰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濁

由訟以直市正獄清

漢曹參傳

慎毋擾

謁歸告休

白帖杜欽言於王鳳曰今有司以為獄中予告得歸賜告不得夫三最予告也

或病滿賜告詔恩也詳為舍人啓

朝雨滂沱

詩崇朝其雨滂沱見表

濕其幘頭

漢制

考後漢向栩好被髮著絳綃頭綃當作幘

民樂以康願有顯庸侯作南亭北

亭是雙至於東山乃三其功推險為夷大石是扛亦既

三年民走乞留伯氏南梁

新書汝州臨汝郡梁縣注本承休又有梁縣在西南四十

五里貞觀二年省

重弓二矛

見為絳郡公文

古有魯衛

論語魯衛之政

也兄弟惟我之曹惟仁之歸有世在下其攄其超尾馬鬣

馬應璩慙驥賦鬱神足而不攄張協七命天驪之駿逸

至膝尾委地蹄如汗腕可握日行千里惟蔣之融成公綏詩翼翼萬禩明明顯融由唐龐

嘏龐音茫厚也左傳民生敦龐鄭氏詩箋受福曰嘏惟是亭銘得其麤且毛萇詩傳

也且辭唐大中八年九月一日太學博士河南李商隱撰

賦

蝨賦

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鳧

一作鷖非

露鶴

鶴古通作鷖張協七命晨鳧露鷖善

曰說苑云魏文侯嗜晨鳧也蘇武與李陵書晨鳧失羣不足以喻疾藝文類聚廣志曰晨鳧肥而耐寒宜為臠

周處風土記白鶴性警至八月露降流於草葉滴滴有聲則鳴

不知其生

藝文類聚吳錄曰婁縣有

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鳧頭中猶有石也師曠禽經鶴以聲交而孕張華注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鮑照舞

鶴賦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善曰浮丘公相鶴經云雄雌相視目睛不轉則孕正字通內典云鶴影生

今俗言鶴雌雄相隨如道士步斗履其跡則孕淮南子牛馬之氣蒸不能生蟲蟲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

於外非生於內也抱朴子夫蟲生於我我非蟲之父母蟲非我之子孫也汝職惟齧而不善

齧

說文蟲齧人蟲也太平御覽夢書曰蟻蟲為憂齧人身也

回臭而多

南史卞彬傳彬作蚤蟲賦

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緼有生所託為人
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澡刷不勤澣沐失
時四體窳窳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
之間蚤蟲猥流探揣攫撮日不替手
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今謂之七里
香者是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蟲

附陸龜蒙後蟲賦

并序。新書隱逸傳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少高

放通六經尤明春秋居松江甫里多所論
撰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

余讀玉溪生蟲賦有就賢避跼之歎

賢乃顏字之誤就顏避跼即所

謂回多似未知蟲作後蟲賦以矯之
跼絕也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

嵇康養生論蟲處頭而黑善曰
抱朴子云今頭蟲著身皆稍變

而白身蟲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不移易存乎所漸也老子知其白守其黑是謂常德不

為物遷是有恒德

齊語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易恒其德貞按衣中之蟲本白衣

或化為緇而蟲終自白髮中之蟲本黑髮或變為白而蟲終自黑故曰不為物遷是有恒德

小人

趨時必變顏色棄瘠涵腴乃蟲之賊

義山蟲賦刺朝士也商君書

以仁義禮樂為蟲官曰六蟲成俗兵必大敗御覽庾峻曰今山林之士利出一官商君謂之六蟲韓非謂

之五蠹故義山託以興刺回賢而貧貧故臭跼暴而富富故香蟲惟回之齧而不恤其賢惟跼之避而莫敢撓其暴是亦不善齧矣世之虐犢獨而畏高明侮鰥寡而畏彊禦者何以異於此義山殆深知蟲者魯望偶有感於趨時之輩朝衛暮霍惟疏鬣奎蹄之間望走以為廣宮安室者故作後蟲賦以矯之蓋蟲惟

去身就頭故白變為黑苟常在衣中則衣雖黑而蟲
仍白矣惟去頭就身故黑化為白苟常在髮中則髮
雖白而蟲仍黑矣彼趨時變色棄瘠滋腴者豈非恒
德之賊乎意各有存辭遂相反非真謂義山不知蟲
也

蝮賦

本作蝮俗省作蝮詩彼君子女卷髮如蠶箋
蠶螫蟲也尾末捷然疏左傳已為蠶尾言其

尾有毒也釋文蠶勅邁反通俗文云長尾為蠶
短尾為蝮蝮音虛伐反左傳僖二十二年臧丈
仲曰蠶蠶有毒疏說文蠶毒蟲也通俗文云蠶
長尾謂之蝮蝮毒傷人曰蛆張列反字或作蝮
莊子老聃曰其人知惜於蠶蝮之尾按晉庾峻
傳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
六蝮然則六蝮六蝮並出商君
之書義山所以賦此二物也

夜風索索緣隙憑壁

御覽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北史曰齊後主夜索蠶一

斗比曉時

弗聲弗鳴潛此毒螫

陶弘景名醫別錄注蠶有雌雄雄螫人痛止一

處唯者痛牽諸處段成式酉陽雜俎鼠負蟲巨者化為蠍蝸能食之方書中蠍螫者以蝸涎塗之或以木碗合

之痛立止厥虎不翅厥牛不齒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

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注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按厥虎不翅謂虎有四足則無翼也厥牛不齒謂牛有兩角則無上齒也爾兮何

功既角而尾

箋蠍賦刺處士也葛洪云蠍前謂之螫後謂之蠶蓋前即其角後即其尾也凡物受

大者不得取小故虎無翅牛無齒而蠍既有角以螫人於前又有尾以毒人於後果何功而得此揚子法言或

問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詩集并泥篇云
猛虎與雙翅更以角副之其即此角而尾之謂與

雜著

紀事

象江太守

榮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

間道士存思圖

見為先輩啟

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

一空中而隱外若癭癰殃疝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水

去聲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

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免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費
俸六十萬璫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昌初生病
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誄者數十人生在
時吾已得之矣及既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驥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
牝馬草羸一私作弓矢刀仗學發冢抄道常就迴遠坑
谷無廬微處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
貨下令卹商鄆與淮海競一作近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

絕少良致資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
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齏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
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
十數年竟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况能在公

子叔行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母為鐵門外老捕盜

所狙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

敢以此為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

少良由是以其資發舉貿轉與鄰伍重信義卹死喪斷

魚肉葱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閭竟若大君子

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驤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

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

少良時一作事告之驤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

年驤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
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饘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
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
又其為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脣為
鄆帥舊書烏重脣潞州牙將卒贈太尉重脣出自行間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焉喜聞驤與之

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賚諸生其里閭故德
少良者亦常來與驤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驤固不
以為已有繩契管楨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

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驤不起

劉義

右一人字义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間水田滂善任
氣重義大軀有膂力常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
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
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為輒不能俯仰貴
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活聞韓愈善接一作
友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水柱雪一作雲車二詩一旦

居廬全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義拜之

新書廬全居東

都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全自號玉川子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愈一見為忘年交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樊澤河中人子宗師字紹述韓愈稱其論議平正有經據常薦其材云

後以爭語不

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能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義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內人

新書地理志峽州夷陵郡領宜都縣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

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

下倚檀机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

於男邪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

史記三皇紀注按三皇紀者不同譙周以

燧人為皇宋均以祝融為皇而鄭玄依春秋緯以女媧為皇承伏羲皇甫謐亦同

亦不正是天

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姁有越出房間斷天下事

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

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

也然今者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
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
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
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
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
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
萬萬歲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
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通鑑武后命更造明堂天
堂仍以懷義充使懷義內

不自安言多不順
后陰使人毆殺之

析微

斷非聖人事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為能斷此絕不
知聖人事者斷之為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
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
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
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

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
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為之
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為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絕不知賢人
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
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升陟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

非伊尹不可也

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
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武故時

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

哉非太公望不可也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史記斬

紂首懸之

太白之旗苟伊尹之讓汝鳩仲虺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太公望之讓太顛

閔夭

書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則商周之命其

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

禮記發揚蹈厲

太公之志也

當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

百閔夭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李義山文集卷十

謹案卷九第二十頁後七行謙三位而無咎按別
本三作六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才有長物按文苑英華才作
不

第二十七頁前五行公累聲忠謀按唐文粹聲作
獻

第二十七頁前八行若可忍也按唐文粹作若是
可忍

第二十九頁前四行達于旒宸按唐文粹宸作

衮

第二十九頁前五行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諷于
後庭按古文淵鑒傳作賦

第二十九頁後八行取封禪之文于犬子按古文
淵鑒取作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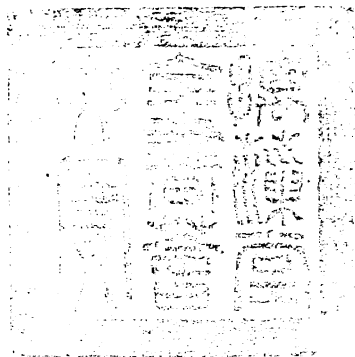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七頁前五行軍中移檄牒刺按文苑英華
檄作易

卷十第三頁前五行父翁不知其狂直按唐文粹
狂直作枉正

第十四頁後五行秦自不直杜郵事刊本直訛宜
據唐文粹改

第十九頁後三行不知其生按唐文粹知作如
第二十三頁前八行竟不計天下有活人按唐文
粹竟作意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舉人臣呂燕昭